

学校的理想装备

电子图书·学校专集

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

偷心案中案

e-BOOK
网络资料 非商品

第一章

康席迪取出由女仆身上偷来的万能钥匙，悄悄进入顶楼的套房，穿过黑暗的房间，轻松地取得1000美元、1只金戒指和1块劳力士表。他不曾惊动熟睡的房客，径自走回信道，搭乘电梯前往大厅。凌晨3点的电梯里只有他一个人。

波旁大饭店雅致的大厅里也是同样寂静。席迪走出电梯，隐身在大型的盆景后方，假装研究一份指南，并观察是否有人经过。待无人经过时，他便若无其事地走向出口。

然后，他停下脚步，瞥视到一个写着“办公室”的铜牌。他已经洗劫过饭店的保险柜，并取走所有值钱的东西。令他惊讶的是，房客总是把一些不值钱的东西锁在保险柜里，却将现金和珠宝留在床头柜上。

他走向办公室，那扇门没锁，他无声无息地走进去，发现外面的办公室空寂无人，而里面的办公室却有灯光从半开的门透出来。席迪穿过房间，毫不费力地撬开秘书的办公桌，取出一串钥匙和零用现金盒里的现款。

他走向有灯光射出的那个房间，门上写着“副经理室”。席迪非常谨慎地推开房门，办公桌上的小灯亮着，其余则一片黑暗，席迪立刻看到在那里睡觉的那个美丽女人。

她趴在办公桌上，头枕着纤细的手臂，淡金色的秀发披散在肩上，灯光在她脸上投下新月形的阴影。她白皙的皮肤精致如磁器，令他联想起那些大师画笔下的女人。她的睫毛长而密，像小扇子般罩向她的脸。她没有涂唇膏的唇在睡眠中微启，带着自然的嫣红。她的手指修长而优雅，指甲修剪得十分整齐，而且涂着浅色的蔻丹。她没有戴任何戒指，唯一的装饰品是银型的手表，非常适合她。

真是天使，席迪想着。在那喜悦的片刻，他完全沉醉于她的完美中。他所从事的职业常常会遭遇到无法预期的情况，但是，却难得碰上这种愉悦的惊喜。他已经卖力地工作了一个晚上，应该可以允许自己放松片刻。

他停立在那里，突然产生一种不可抗拒的冲动。自从28分钟前进入这家饭店之后，席迪已经偷了8000元现金和价值1万元的珠宝，还有不计其数的信用卡和钥匙，为什么不能再加上一个吻呢？

他悄悄地走近那张办公桌，站在灯后，以免他的影子可能惊扰她。他偏向她，闻到她的茉莉花香味，并用指尖拨开她脸上的一缕发丝，朝她低下头，他的脉搏逐渐加快。

然后，他分开双唇，轻如羽毛地压住她的唇，并用舌尖品尝她、爱抚她。她在睡梦中轻呼一声，移动她的头时，他的唇已不见踪影。

孟莎娜极度勉强地逼迫自己摆脱那个奇异而腐烂的梦境。她通常不是那种会沉缅在梦境里的人，在她清醒时，立刻会有清楚的思绪和注意力，不论是在白天或夜晚，就像现在，她确知已经趴在办公桌上睡了将近3个小时。她真的必须回家了，以免早班的员工发现她这个样子，可是，她已经连续两个星期每天工作16小时，她有权利在那个愉悦的梦境中流连片刻：他的吻如花瓣，又带着无法掩饰的热力，充满阳刚的气息……

莎娜睁开眼睛，看到那个男人，他正在翻她的档案柜。

她的心震惊地狂跳，一时之间，她甚至无法反应。清晨3点，她的办公室里出现一个陌生男人，而且显然不怀好意，但是，她唯一想到的是他有多么高大，他的黑发有多么迷人，他修长的背影又是多么吸引人。

他穿着白色的高领衫、丝质夹克和欧式长裤。他的手指修长而灵活，悄无声息地翻动她的档案。好长一段时间，莎娜似乎无法将她的视线移离那双手，并再次感觉一根指尖轻拂她的颊，品尝到她的唇。

但是，这实在太荒谬了！过去3个星期以来，饭店里发生过6件窃案，而眼前这个男人非常可能就是这些窃案的祸首。她的皮包就放在那个档案柜的抽屉里，在她睡着之前，她知道已经锁上柜子。

现在她亲眼目睹他找到她的皮包并打开它。莎娜终于唤回行动的能力，并轻巧地站起身子，抓起门边的黄铜伞架作为武器。

“好了，先生，站在那里不要动，”她大声命令，“现在转过来，慢慢的”他照她的话做。

他有饱满的天庭、高耸的颧骨、宽厚的唇和灰蒙的眼眸，而且蓄着浓密的黑胡子，使得他的外貌更显出色。他略为轻松地靠着档案柜，唇角浮现一抹无奈的微笑。

“该死，又砸锅了！”他从容地说道，“我原本计划像进来时那样悄然离开，只留下那个甜蜜的梦境纪念我们短暂的邂逅。”

莎娜叹了一口气。他当然不可能是那个意思……，他不可能那么做……那个吻只出现在她的梦中，不是吗？

“你是谁？”她问，“你来这里干什么？”

他加深了无奈的笑容。“这似乎相当明显，不是吗？我已经被逮个正着，而且对方还持有武器……”他略为疑惑地警视她手中的伞架，“既然我已经不可能像计划中那样优雅地离开，而且你手中显然有个致命的武器，我的结论是，我正置身于相当不利的情况中，你同意吗？”

在那一刻，莎娜只是瞪着他，抗拒着他催眠般的声音。他的谈吐绝对不像一个小偷，外表也是。不过，她并不知道小偷的谈吐与外表是什么样子。她舒展一下握住伞架的手指。

“你拿我的皮包干什么？”她谨慎地发问。

他扬起眉毛：“当然是想偷走它喽。”

她不再有任何怀疑，并感觉心跳再次加快。现在是凌晨3点，她在无人的办公室里遇到一个坦承是小偷的男人，而且只有一只伞架作为武器，到底应该怎么做呢？

莎娜盯着办公桌的电话，并再次掂掂手中武器的份量，她到底想骗谁呢？他可以大步越过她身边扬长而去，因为她根本不可能冷血地攻击他。

但是，他不知道这点，她需要让他相信她会毫不留情地动手。

“待在那里，”她警告他，一步步走向办公桌，“不要乱动。”

“我想都不敢想，”他神情镇定地低声说。

她走到办公桌旁，然后遇到真正的麻烦——她必须一手握住伞架一手握住话筒，还得生出第三只手来拨号码，但是，她终于不太优雅地做到了。

她按下3个数字联络警卫室，并在第2声铃响时得到回答，她的膝盖因放心而发软。

不过，她仍然保持钢铁般的声音：“我是孟莎娜，我在我的办公室里遇到一个闯入者，马上派人来这里并报警。”

那个闯入者伸出一根手指吸引她的注意。

“还有经理，”他建议，“别忘了打电话给他，他会希望亲自参与。”

饭店经理韦格瑞就住在顶楼，而且已经习惯在半夜被唤醒处理紧急事件。莎娜以前从来没有打过这种电话给他，也从来没有碰到过紧急事件。

她继续盯着那个男人，并对着话筒说：“打电话到韦先生的套房，告诉他发生什么事，并且立刻派人来这里。”

她放下话筒，往后退开，突然感觉自己必须尽可能地拉开与那个罪犯之间的距离。

他绽开笑容，瞥视他的手表，记下那个时间。莎娜眯起眼睛，注意那个显然非常昂贵的手表。什么样的小偷穿得起意大利的丝夹克呢？

合乎逻辑的答案是：他是个非常高明的小偷。

她注意到他的右手始终握拳，显然藏着什么。武器吗？或者是她的皮夹？毕竟，他最后一件翻寻的东西是她的皮包。

“你手里拿着什么？你藏了什么东西？”

他张开手，瞥视掌中，好象忘记他握着什么东西了。

“是你从我包里偷走的吗？”她愤怒地问着。

他给她一个迷人至极的笑容：“我有罪！你要我把它放回去吗？”

“放在办公桌上，”莎娜命令，本能地在他走近时后退一步，“不要轻举妄动。”

他夸张地移动，装出非常谨慎的模样，把那个窃来物放在她办公桌的边缘，那是一块铝箔包装的巧克力糖。莎娜一向放一块巧克力糖在皮包里，因为她非常爱吃巧克力。

她迎向他闪亮的眼眸，感觉一股特殊的刺痛攻击她的心。如果他长得不像小偷，她也不能怪他，但是，看在老天的分上，他为什么不能表现得像个小偷呢？

他眼中促狭的神情好象正准备看一场好戏。在她终于听到从走廊传来的吵闹声时，她几乎想大声地叹口气。

外面的房门猛地被打开，一个声音传来：“孟小姐！你没事吧？”

小偷再次瞥视他的手表，“2分钟又27秒，我实在不能说我喜欢这种效率。”

莎娜转开视线，望向外面的办公室：“在这里！老天，快来吧！”

那个小偷说：“孟小姐，我向你保证，你没有必要害——”

但是，房门打开时，他识相地闭上嘴，两个穿着制服的男人冲进来。看到他们手中的抢时，他非常识相地举起双手。

莎娜放下沉重的伞架，虚弱地靠向墙壁，终于松了一口气。

“小姐，你没事吗？你受伤了吗？”

她允许自己回忆先前的紧张与危险，并设法镇定下来，然后，她挺直肩膀轻快地说：“我没事。我认为我们已经逮到小偷了。这个男人闯进这里。”

“房门根本没锁。”他打断她的话。

莎娜不理睬他，“他打开上锁的档案柜并翻寻我的皮包。”

“先生，是这样的吗？”

那个男人耸一耸肩膀。

一个警卫朝他走近一步，但他警告地伸出一只手指。

“我相信，”他说，“你们的安全手册指示你们等候警察到达。”

警卫勃然大怒，“你以为你是谁？”

“好了！”莎娜必须提高声音制止两个警卫冲向他，“我们已经控制住局势，现在必须等候警察抵达。”

两个警卫不情愿地服从她，但是，莎娜注意到他们似乎把枪握得更紧，毫无松懈模样，似乎在等待那个窃贼采取任何行动。好，那个小偷并不希望血溅莎娜的办公室，他只是把头转向窗外，听着自远而近的警笛声。

“他们已经来了。你们看，绝对没有必要采取那些威胁的方式，事实上——”

“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孟小姐，最好是真正的紧急事件。你知道现在几点吗？你知道在凌晨3点吵醒我的人有什么下场吗？”

莎娜畏缩一下，但不是因为那些威胁的话，而是因为那震耳欲聋的音量。那个声音从走廊上传来，足以吵醒3层楼的人，而且这声音只可能属于一个人。

韦格瑞有183厘米高，魁梧的身躯足以与他的音量媲美，而且还有满脸的胡子。

他出现在莎娜办公室的门口后，房间立刻变得鸦雀无声。

然后，那个窃贼礼貌地说：“早安，韦先生。我很抱歉打扰你，但是，现在的情况非我所能控制。”

韦格瑞暴怒的神情转变为震惊，他瞪着那个闯入者。“你？”他的语气混杂着有趣与钦佩，“老天爷，是你干的，对不对？”

“对，”他承认，然后瞥向莎娜，“不过，我必须承认，并没有完全成功。你的副经理比我预期的更有警觉心，本过……”他准备把手伸进口袋里，然后扬起眉毛望向那两个警卫，“可以把枪收起来吗？两位先生。”

韦格瑞用力挥一下手，“看在老天份上，把那一些枪收起来。我们又不是在演西部片。”

两个警卫非常勉强地服从，但是仍戒备地盯着窃贼，注视着他伸手探入夹克的口袋并取出一个细长的信封。

“我相信这是你的。”他一面说一面把那个信封交给韦格瑞。

韦格瑞看着信封里的东西，然后再次望向那个窃贼。他的神情混杂着惊异与愤怒，“这是我的劳力上！我的戒指！还有……”

狂怒淹没他的脸庞，然后消失，变得有点惨绿，他取出信封里的一些文件，“这些文件放在我墙上的保险箱里，那里有许多安全防范措施。”

“都还在，”康席迪向他保证，“而且我知道你的计算机安全密码和私人银行帐户资料。我使用的是万能钥匙，”他补充着，“我可以同样轻松地经由计算机变更钥匙密码，但是，这并不能证明任何事。”

他再次伸手探进口袋，掏出更多的信封，逐一交给韦格瑞。“饭店保险柜里的东西：133、441、816号保管箱。现金屉里的东西，请清点一下。”

韦格瑞好象接连遭遇重击，每一个信封都是一个难以承受的打击。莎娜知道他的感觉，她的头开始旋转，必须抓住办公桌才能支撑住她发软的膝盖。她张开嘴，想要个解释，但只发出一个暗哑的声音。然后，另一个声音侵入她昏乱的思绪中：

“我们接到电话，说这里有麻烦。”

两个穿着制服的警察和一位探长出现在门口。莎娜认得詹探长，他负

责办这一连串的窃案。她准备回答，但还是发不出声音。

或许这样更好，因为探长似乎已经自己找到答案。他的视线落在那个英俊的窃贼身上，立刻显现出认识他的神情。“是你，我早该知道！”他的语气略带憎恨。

那个男人以笑容回答他，并再次耸一下肩。

莎娜终于能够出声：“你！”她冲口而出，指向他，“你难道没有名字吗？你到底是谁？”

他只是面露笑容，但这更加激怒莎娜。

她转向韦格瑞，“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这家伙到底是谁？”

韦格瑞显然很难转移他的注意力，他仍盯着那些信封。不过，他似乎做好决定，并相当平静地回答：“孟小姐，这位是康席迪，我们刚刚纔聘请的安全顾问。”

“而且，他也是，”詹探长冷冷地补充道，“东海岸最恶名昭彰的窃贼之一。”

第二章

“席迪，近况如何？”詹探长道。

“远离麻烦。老詹，你呢？”

“努力混口饭吃。”

“我不喜欢你把我的名气局限在东海岸。上一次，我是全国最恶名昭彰的一个。”

“时代不同啦！老友。现在，你必须付出双倍的努力，才能维持相同的名气。”

莎娜感觉她好象走进另一个世界里。“请问一下？”她哑哑地问，然后更坚决地重复：“请问一下！”

两个男人都转向他，韦格瑞则忙着清点信封中的现金，只皱起眉头瞥她一眼。“我似乎是这里唯一不知道发生什么事的人，所以，能不能麻烦谁为我解释一下？”莎娜要求，“毕竟，这个男人是出现在我的办公室，想偷我的皮包，我真的想知道这个……这个小偷是否会被送进监狱里。”

3个男人对看一眼，韦格瑞转回去继续清点他的钱，詹探长则耸耸肩，只有席迪绽开笑容，开始向她解释：“孟小姐，我很抱歉给你带来困扰。但是，我真的没有料到这个时候还会有人待在这里。我受聘检查这栋建筑的安全设施，而最好的办法就是伪装窃贼闯入。”

韦格瑞沉重地叹口气，终于抬起头：“都在这里了。顶楼、客房、出纳抽屉、保险柜。你没有漏掉任何地方，对不对？”

“只漏掉一项，”詹探长观察后，把双手插进口袋里，显然很欣赏眼前的情况。

“安全逃走。”

“啊！”席迪惋惜地叹道，“如果我不停下来窃取那个香吻，就可以做到。”

两个男人都瞪着莎娜，她感觉一股红潮缓缓染上她的双须，心跳也倏地加快。她再次想到那个轻如羽毛的吻，并感觉肌肤刺痛，胃部缩紧，然后

席迪故意把他们的视线引向放在莎娜桌上的那块巧克力糖。

莎娜莫名其妙地感激他，然后又马上被愤怒取代。他到底以为他是谁？他凭什么这样为所欲为？

詹探长轻轻一笑，转身走向门口：“被女人击败？我早知道这种事一定会发生。我们走吧！席迪，保持联络。”

“一定！”席迪回答詹探长，但是他闪亮的眼眸却盯着莎娜。

韦格瑞对警卫说：“你们要再提高警觉，现在你们可以离开了……”

“等一下，韦先生。”

席迪走向警卫，他们仍然一头雾水地望着他，10分钟之前，这个男人是他们的囚犯，现在，他却变成他们的上司。

“你们之中有人是夜班的督导吗？”席迪问。

两个男人对看一眼，好象在决定应该由谁负责回答。

“柯亚特是夜班督导，”其中一个终于回答，“他负责分配工作。”

席迪皱起眉头：“你们在三更半夜接到副经理的紧急电话，却不必报告督导吗？”

“我们这里的组织就是如此——”

“那这个似乎有重新组织的必要。请告诉柯先生，我要在今天早上10点会见三班的督导讨论此事。你们可以走了。”

那两个男人望向韦格瑞，仿佛在寻求确认。饭店经理点点头。“是的，先生。”其中一个低声说。然后两人转身离开。

韦格瑞脸上同时浮现钦佩与不满：“康先生，我不欣赏你的作风。但是，我必须承认你确实是个高手。你已获得这份工作。”

席迪毫不惊讶地点点头。他已经安排在早上10点重新改组安全部门，不是吗？

“请等一下，”莎娜试图搞清楚情况，“让我把这件事搞清楚。这个男人到底是小偷还是保安专家？”

席迪只是微微一笑：“其实，小偷就是最顶尖的保安专家。”

莎娜从未见过比这更迷人的笑容。他微笑时，她联想起在水上闪烁的月光，而这使她的肌肤刺痛，心跳加快，每一个意识似乎都会变得更加敏锐。

为了保护自己，莎娜强迫自己转开视线。“你雇佣一个罪犯来检查我们的安全系统？”她平静地质问他的上司。

格瑞露出片刻的不安：“根据我的了解，康先生已经在许多年前放弃……嗯……他的事业。现在他是个生意人，而且获得警察部门的高度推崇，还上过电视接受访问。”韦格瑞愈来愈激动，“你认为我会在未经彻底调查的情况下，请他来这里吗？”

莎娜深吸一口气：“韦先生，你知道我通常不会怀疑你——”

“非常聪明，亲爱的。”他用终结的语气说完，并转向席迪，“今天上午顺道来一下我的办公室，合约已经准备好了，就等你签名了。现在，如果你没有其它的安排，我想回去补充一点睡眠了。”

格瑞在门口停下，并转头警视他们一眼：“还有，从现在开始，你直接向孟小姐报告。她一直在负责最近的这些窃案，可以提供你最新也最详细的资料。晚安。”

在莎娜还来不及做任何反应之前，他已经离开并关上房门。

康席迪坐在莎娜办公桌的角落上，用坦诚而友善的欣赏眼光望着她。

“已经开始有员工福利了，”他轻松地说着。

孟莎娜能够在26岁的年纪坐上副经理的职位，绝对不是因为她的美貌，而是因为她的精明干练与果断冷静。她一向卖力工作，也知道如何运用领导才能。现在，她的上司把这男人交给她，她必须一肩扛起这个责任，但是，在清晨4点钟，她能做的实在不多。

“如果我是你，我绝对不会认为这是什么员工福利，也不会动其它的歪念头。康先生，首先，我没有时间陪你玩这种官兵抓强盗的游戏；其次，如果是由我作主，我根本不会聘请你来。所以，请接受我的忠告，不要太迷恋你的新职位。”她冷冰冰地告诉他。

“你总是工作得这么晚吗？”

莎娜忍不住略感恼怒，她的长篇大论似乎没有收到任何效果。“你说什么？”她皱起眉头问。

“我必须建立我的档案，”他解释，“如果我要设计一个有效的安全系统，就必须知道谁在什么时候会在哪里。最理想的做法是，这个办公室应该在夜间关闭，并装上自动警报系统，一直到第二天早上才解除。”

“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，我需要随时进入我的办公室——”她突然停住，惊觉自己仿佛已把他视为专家，视为同事。

她用指尖按按太阳穴，并深吸一口气镇定自己。“听我说，现在是凌晨4点半。我了解这或许是你的正常工作时间，但绝对不是我的。”她的语气充满讽刺，“我们是否可以另外选个时间再讨论这件事呢？”

“事实上，”他说，“我一向认为选时不如撞时。”

他优雅而敏捷地滑下身子，他的声音低沉而悦耳，眼睛闪烁着宝石般的光芒；他的魅力浑然天成，绝对不是后天学习或模仿而得，她相信他一定迷倒过许多女人。

但是那绝不会是自己。她身高165公分，体重48公斤，拥有如婴儿般光滑的金色秀发，毫无瑕疵的白皙肌肤和翡翠绿的眼眸。她昂首进入任何房间时，都会立刻吸引每个人的注意。

从13岁开始，她就必须抗拒老师、父亲的朋友和姐姐男友的追求，并学会分辨这些男人的意图。而现在，她当然可以轻而易举地应付康席迪。

她唯一要做的就是漠视那看来结实而强壮的腿，忽略那对迷蒙而专注的灰眸，避开那丰润而性感的唇……并且停止猜想他是否欣赏先前偷得的那个吻。

她保持冰冷的神情，“在你离开前，或许可以向我解释一下，你如何潜入这里并偷走每样东西，而不被送入监狱，却还得到一份工作？”

他绽开笑容：“这就是我的工作。韦先生聘请我侦测饭店的安全漏洞，然后设计一套有效的保护系统。我当然告诉过他我要怎么做，只是没有透露时间。”

“所以我并没有搞错，你确实是一个职业小偷。”

“过去是，”他纠正她，“这是非常重要的差别。”

他站得很近，她闻得到他自然而阳刚的气息，仿佛吹过海洋的夜风。莎娜尽最大的努力漠视他，并全神贯注地凝视着那对灰眸。

“原来你已改邪归正，并认为我应该信任你。”

他略微偏着头：“我不会这么说。在某些情况下，一点点无害的猜疑是非常刺激的。”

莎娜立刻了解要抗拒他的魅力会有多困难，但是，她仍然强迫自己忽视那略微加快的脉搏。“我要你知道，我完全不相信你，”她告诉他，“我不信任你，今天早上我要做的第一件事，就是尽一切力量查明你所有可能的疑点。”

“太可惜了！”他说道，但没有丝毫烦恼的神情，“我还希望我们可以成为朋友。”

莎娜倏地皱起眉头，“你玩的是危险游戏，康先生。如果我手中拿的是枪，而不是伞架呢？”

“如果我有枪呢？”他平静地反问。

他伸出手握住她的一缕发丝，然后，绽开笑容，把那缕发丝塞到她耳后。“以后小心一点，好不好？天使。我有个预感，我将会很忙，恐怕没有多余的时间来担心你。”

莎娜费力地咽口气。他当然不是真的关心她，只是在寻她开心。“晚安，康先生。”她平稳地说。

“你住在饭店里吗？”他含笑问她。

他站得太近了！但是莎娜拒绝成为一个退缩的人，毕竟，这里是她的办公室，是她的势力范围。

“这也是为了建立你的档案吗？”

他的笑容加深，并点燃他眼眸深处的火花。“不是。”他回答，“这项资料会置放在我的私人档案里。对了，我住300号套房。”

莎娜挺直双肩，抿紧嘴唇，抗拒他的魅力。“如果我是你，绝对不会打开那份档案。”

他发出轻柔的笑声：“我说得没错，我一定会很忙碌。”

他越过她身边走向房门，然后轻松地转回身子，他的手中握着她的手表：“对了，我或许也该建议你更加谨慎地保管私人用品。”

他把手表递给她，并朝她眨眨眼睛。“谁知道下一次我要偷取的，或许不仅仅是一个吻而已？”

他大步走出房间，顺便带走那颗放在她桌上的巧克力糖。

莎娜并不住在饭店里，但是，忙碌的工作使她学会随时准备一套过夜的行李，以便在加班的夜晚可以溜进空房间里睡几个小时，然后又迎接忙碌的另一天。

波旁饭店是东海岸最高级的度假旅馆，建筑堂皇，设备豪华，而且还附设一些非常精致的商店；大理石花瓶里每天都插满美丽的鲜花，3层楼高的大厅里还有一个小瀑布，旁边种着热带植物，并养着十几只色泽鲜艳的鸟。莎娜每次走过大厅，都感到一股强烈的骄傲。这座饭店坐落在佛罗里达州南部海岸外的萨万岛，经常接待来自各国的国王、总统和各级首长。对莎娜而言，成为波旁饭店的副经理是一个成真的美梦。

佛罗里达南岸的饭店通常在1月至3月间最为忙碌，许多富有的客人都在1月的第一个星期住进波旁。由于富商群聚，此地自然成为小偷作案的快乐天堂，常会引来许多小偷，这也是韦格瑞会不择手段雇用康席迪这种人来解决问题的原因，他们绝对不能让情况再恶化下去。

第二天早上，莎娜心情欠佳地抵达办公室。她在快5点时才睡着，而且一直做梦，被含笑的灰眸和性感的嘴唇困扰。她睡过头了，并对自己生气，因为她原来计划一大早去找韦格瑞，要求他撤销成命，不要跟康席迪那种人

签约。更令她生气的是，她在匆忙中丢进袋里的衣服竟然是她最不喜欢的一套。这套亚麻套装包括一件蓝灰色的半短裤、长外套和桃色的丝衫，相当迷人，但实在不适合在办公室里穿着。

唯一希望的是她的上司也迟到，如此一来，她就可以在他和康席迪签约之前制止，但是，她当然没有这么好的运气。

秘书何莉交给她一堆资料时，脸上带着兴奋的红晕，莎娜立刻知道只有一个男人能做到这点。

“你已经见过他了吗？”何莉喘息似地问，“新来的安全部门主管？”

莎娜绷着脸走向她的办公室。“顾问，”她简洁地纠正，“他只是一个顾问，而且他的工作期间会非常短暂。”

莎娜没有面对海景的窗户——这种特权只属于付钱的人，从她的窗户唯一看到的是一座超大型的冷气设施。每天早上，何莉在煮好咖啡后，都会拉开百叶窗。在倒第二杯咖啡后，又会放下百叶窗。

她把资料放在桌上，过去倒咖啡。

“噢！”何莉似乎非常失望，但马上又振作起精神。“没关系，至少他待在这里的时候会令人十分愉快。你难道不认为他真的英俊极了？我的意思是，他有没有让你联想起 0 0 7 情报员？”

莎娜拉好百叶窗。

“007 情报员是虚构的人物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何莉不太高兴地说，“先前他来过这里。他想知道你午餐时是否有空，所以我就帮他约好时间了。”

莎娜把那堆资料分成 3 堆：急件、要件和其它：“你可以帮我取消，然后打电话给韦先生，询问他是否方便跟我见个面。”

“他跟康先生在一起……”何莉似乎非常愉快地回答，“他们点了早餐，所以可能会花点时间。我待会再帮你拨电话找人。还有，别忘了 11 点的员工会议。”

“太棒了！”莎娜喃喃地说，何莉已经离开并关上房门。她真的忘记了！距离员工会议只剩 10 分钟，而且她还得出处理那堆急件。韦格瑞没有邀请她共进早餐为什么竟会让她有点恼怒的感觉呢？

不过，令她沮丧的是，环顾办公室时，她无法不想起康席迪。在她的脑海中，她不断看到那迷人的微笑、迷蒙的灰眸、修长的手指和柔软的唇，以及那份刺痛与兴奋的感觉。

在讲完第一通电话后，何莉告诉她，安全部门的主管盖史丹等着和她通话。莎娜一点都不惊讶，因为史丹已经找过她 3 次了。

“听我说，孟小姐，我们必须讨论一下这位所谓的安全顾问。”史丹一向不说废话，现在也是开门见山，“你知道他昨晚做过什么吗？你知道了吗？”

“他开了保险柜和出纳的抽屉，而且侵入顶楼和好几间客房。”她回答。

史丹惊讶地停了下来：“这应该可以证明什么吧？让我告诉你这些窃贼的把戏，我非常清楚，相信我——”

“我完全了解，史丹——”

“你不要开始跟我说这种‘我了解’的废话，我们必须设法阻止这场大灾难的降临。

我不信任那个骚包的安全顾问！孟小姐，即使你不是专家，也可以得到相同的结论。”

“你说得对！昨晚发现他翻我的皮包时，我就已经获得相同的结论了。”

这次，他不再急急打断她的话。“既然如此，”他粗暴地说，“你应该了解我的意思。我必须郑重地警告你，这个男人是个麻烦，如果你期盼我唯唯诺诺地接受他的命令，那么你或许可以准备大吃一惊。”

莎娜的二线电话响起。“我打算马上跟韦先生讨论这件事。我试试看能不能改变什么，然后再回电话给你，可以吗？”

挂上电话后，她感觉些许的满意，至少她不会是唯一反对聘用康席迪的人。和安全主管站在同一阵线上显然对她极为有利。

但是，她的胜利感很快就消失了，因为其它的难题接踵而至。厨房的经理向她连声抱怨新来的大厨师，并宣称有半数以上的侍者准备辞职。

“我知道！麦克，”莎娜安抚他，“可是，据说所有的大厨师都有阴晴不定的脾气……”

她抬起头瞥到站在门口的康席迪时，所有的思绪突然都飞离脑海。

他穿着卡其长裤和浅蓝色衬衫，领口的扣子敞开着，乌黑的头发梳向后方，在灯光下闪闪发亮；他的眼中浮现慵懒的笑意，颧上有淡淡的胡须阴影。从敞开的领口，莎娜可以看到隐藏在衬衫下的黑色胸毛。她叹了一口气，暗暗回想她上次见到男人的胸毛是什么时候的事了。

“那个男人认为他是美国最后的希望！”麦克正在发怒，莎娜强迫自己转回注意力。

“我告诉你，在他来之前，波旁就已是五星级的大饭店；在他离开之后，也继续会是！”

“对我而言——”

“我会找他谈，”莎娜保证，“你只需要放松下来，把问题交给我。”

她挂上电话，但并不确定对方是否说了再见。

“早安，天使。”康席迪轻声地打招呼。他看起来精神奕奕，而且显然吃饱了，但莎娜却仍饥肠辘辘。

她拿起笔记本，开始找笔：“对不起，康先生，我现在没时间和你说话。我正要去开会。”如果我的运气够好，等我回来时，你就不再是这里的员工了。她在心中补充。

她打开抽屉，但找不到笔。

席迪说：“我知道，我是来陪你一起过去的。”

她瞪着他：“你也要去开会？”

“格瑞认为我应该用这种方式尽快与各部门的主管碰面，大家一起开会，可以让我了解饭店的营运情况。”

她甚至无法利用会前的几秒钟私底下跟韦先生交谈，而且，他称呼他格瑞，莎娜忍不住气愤。

她用力关上抽屉，打开另一个：“我不需要别人陪伴。”

“但是或许我需要。毕竟，我是初到贵宝地。”

她用力关上另一个抽屉：“我不认为你会有任何难以结交新朋友的困扰。你不是已经跟老板吃过早餐了吗？”

他微微一笑：“嫉妒吗？孟小姐，我没有想过你会有这种反应。”

莎娜放弃找笔，站起身子。她可以向何莉借一支：“康先生，相信我，如果我要嫉妒，也绝不是嫉妒一个小偷。”

“请详加说明。”他的眼中闪现促狭的光芒，“我以前曾偷过东西，但现

在并没有。”

他走上前，在莎娜还猜不到他想做什么之前，他已抬起手，从她耳后取下一支笔，并绽开笑容：“你是在找这个吗？”

莎娜保持平稳的声音，但是，她的心跳却如小鹿乱撞：“为什么你每次出现时，所有东西都会开始消失？”

他绽开笑容：“我相信这完全出自巧合。”

她抓下他手中的笔，开始走向门口。

“你不打算带着你的皮包吗？”

她凌厉地瞪他一眼。“我把它藏在安全的地方。”

“档案柜里吗？”

她皱起眉头，“锁好的档案柜。”

他扬起眉毛，显示他对这项预防措施的态度，莎娜知道他是——他昨天晚上已经用事实证明过，但是，她决定漠视它。

“欢迎你取用我皮包里的任何东西，康先生。”她轻快地说，并超过他身边。“现在，如果你不介意，我必须先告退了。”

他跟着她，莎娜敏锐地注意到何莉的眼眸一路跟随他们。在走廊里，他问：“你为什么如此刁难我呢？”

她轻笑一声：“答案不是很明显吗？”

“或许‘刁难’并非适当的用词，或许应该用——”他沉思，“害怕？”

她停下快速的步伐，无法置信地瞪他一眼：“别胡说！”

可是，他脸上沉思的神情并未消失。“对，”他喃喃地说，“我必须更仔细地思考。”

在会议室门口，莎娜转向他。“康先生，”她设法耐心地说，“你会发现，绝大多数以正当方式赚钱的人，都有一点厌恶那些以偷窃为生的人。你必须有所警觉。”

“孟小姐，”他礼貌的语气足以与她媲美，“我可以再告诉你——我不是以偷窃为生，而是在防止其它人偷窃。现在。我和你站在同一阵线，我知道你很难接受这个事实，但是，你迟早要习惯。”

他打开会议室的门，嘲弄地向她鞠个躬，请她进去。

第三章

这真是不可思议！莎娜在会议中不只一次想着。每个部门主管都出席这次会议，但是，她却只注意到席迪。他坐在她对面，修长的腿在会议桌下伸直，他的手指懒洋洋地转动一支银色的笔。每一次莎娜抬起视线时，都会迎上那沉思而略带兴趣的眼光。或许她真的不应该那样批评他的谋生方式。

但是，她必须对这家饭店的营运负部份责任。她的工作就是关心每一个进出这家饭店的人，不论他们是客人还是员工。如果她能主宰一切，她永远不会雇用像席迪这种有前科的男人，即使当侍者都不可能，更别提督导安全部门了。

更何况，他令她紧张。

“——我相信孟小姐一定会同意。”

这是韦格瑞的声音，把莎娜吓了一跳。她的注意力根本不集中，上一个讨论议题是：“到底要不要更换寝具的供货商”，而且她完全不知道最终的结论是什么，只知道现在轮到她表示意见了。该死的康席迪，一切都要怪他！对她而言，她的工作是全世界最重要的事，但是，康席迪来这儿还不到12个小时，就已经严重地影响到她的工作能力。

“现在，开始讨论最重要的问题。你们应该都注意到，1月份有九成的住客率；也知道过去这几个星期中，我们正面临无计其数的窃案与扒窃，我们绝不能让这种案件继续发生。在经历40多年的努力之后，波旁才足以吸引全世界各地最讲究的客人，所以，我们绝不容许这份信誉现在遭受破坏。”

韦格瑞显然相当激动：“为了达到这个目标，我特别聘请康席迪来协助我们更新饭店的安全系统。现在，我向为大家介绍这位新来的安全顾问——康先生。”

席迪含笑环顾会议桌，显得轻松又自在。他的坐姿也十分放松，一臂伸直在桌上，整个背部靠着椅背，连略微凌乱的黑发似乎都制造出轻松的气氛。而且，他的笑容仿佛拥有神奇的力量，似乎能迷倒每一个人——只有安全部门的主管盖史丹例外。莎娜告诉自己，至少还有一个人支持她对康席迪所持的反对意见。

“我期盼私底下和你们个别会见，”席迪说，“我不可能凭空臆测并解决你们的问题。我需要你们这些真正的专家提供信息。”

说得真好，莎娜想着，忍不住钦佩他的开场白，这一招必然能够为他赢来信赖。

“当然我要知道每个部门的营运状况，也需要了解你们到底需要什么。如此一来，我才能确定在设计一套有效的安全系统时，不会妨碍大家。”

他再次用那个笑容迷倒他们，他也未免太善于应用“魅力”了吧！莎娜忿忿地想着。

“我也希望和各部门的重要员工会面，并了解你们对安全系统的想法和看法。现有的系统已经不适用。我们的目标不但要解决这些窃案，更要着眼于未来，订立一个有效的系统，永远杜绝这类事情再次发生。”

莎娜差点要鼓掌了。幸好，他接下去又补充：“从今天开始，我将安排时间与你们每一位见面，但是，如果你们现在有任何问题，我很乐于回答。”

客房部的督导马莉莎举手，席迪朝她绽开笑容，莎娜认为那个女人很可能会当场融化。

“你不会强迫员工接受测谎器的试测吧？因为在雇用他们之前，我们已经调查过他们的个人和家庭背景。而且，有一半以上的人威胁，如果必须接受测试，他们就要辞职。”

“在这种情况下，”席迪严肃地回答，“我发现测谎器的坏处多于好处，而且我相信你们自己的安全部门主管——”他朝史丹的方向点个头，“——也已经排除内贼的可能性。所以，我不会强迫任何员工接受测谎器的测试。”

史丹的神情略显缓和，莉莎则容光焕发，韦格瑞显得十分得意。莎娜酸酸地想着，康席迪，我倒想看看你如何通过测谎器的测试。

格瑞礼貌地等待片刻，然后做个总结：“我相信，在未来的几个星期中，你们都会全力支持康先生，并与他合作。在这同时，我还有另一个有趣的消息——在下个月中，将会有秘密采购者随时来拜访我们。”

嘈杂声响起，几乎淹没他的最后几个字。“秘密采购者”是饭店联盟派来的密探，随时来抽验房间的品质和其它缺点。他们挑选这个时候来，实在令人头痛。

“所以，我们必须维持最高品质。下个星期的同一时间，我们再见……”

他站起身，表示会议到此结束。坐在他左侧的莎娜立刻站起身，以防其它人抢走他的注意力。“韦先生，我能不能占用你几分钟？”

“当然可以，亲爱的。我要去健身房，陪我一起去吧！”

韦格瑞每个星期至少会上一次健身房，也鼓励他的员工保持健康的身体。莎娜一向乐于和他一起运动，但是，现在她希望在比较隐秘的情况下交谈。

在其它人都离开之后，康席迪还徘徊不去，好象故意要破坏她的计划。

“孟小姐，我们可以共进午餐吗？”

“恐怕不行，”莎娜轻快地超过他身边，甚至不看她，“我中午很忙，我的秘书会另外安排时间。”只要运气好，我就永远不必与你共进午餐，她想着，加快步伐赶上格瑞。

她希望康席迪会接受她的暗示，但是像他这种过度自信的人，就是不能接受拒绝。

“那么，就改成晚餐吧？”他在她身后叫道。

在她还来不及回答之前，韦格瑞说：“好主意，她晚餐时从来不忙。不过，不要太晚。我不喜欢我的员工太晚休息，这会降低工作效率。”

莎娜大吃一惊，连话都说不出来了。她停住脚步，目瞪口呆地瞪着韦先生的背影，注视他继续走向电梯并按下按钮。她沮丧地转身面对席迪，但只能瞥视一眼，电梯门就打开了。他含笑靠着会议室的门，注视她跑向电梯赶上她的上司。

电梯里还有两个客人，莎娜朝他们微微一笑，然后直视着正前方。

“我认为你不应该那么做，经理。”她说。

他皱起眉头：“你说什么？”

“你告诉康先生我晚餐时有空，并为我订下约会！你的说法会让人以为我根本没有任何社交生活。”

他粗鲁地挥挥手：“谁在乎你的社交生活？我只重视饭店的经营。”

“或许我不想和他共进晚餐。”

“你为什么不想和他共进晚餐？他是一个非常体面的年轻人，干净又英俊，打扮也很得体。我今天早上跟他用过早餐，我可以告诉你，他的餐桌礼仪相当完美。”他眯起眼睛注视她，“而且，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允许你的个人好恶干扰工作职责呢？你和康席迪之间是否有什么不可告人之事？”

“当然没有！”莎娜无法掩饰声音中的愤怒及脸颊的微红，“我只是有自己的想法。”

但是，韦格瑞只是继续审视她，并露出半困惑半怀疑的神情时，她只能放弃那个话题，并无奈地摇摇头。“请你不要再为我安排任何晚餐的约会，可以吗？”

“我不知道我要考虑的事那么复杂。”他无趣地回答。

电梯门打开，他们走出去。

“事实上，我要跟你讨论的就是康先生的事，”莎娜说。

“我认为我们刚刚已经讨论过了。”

他的幽默有时候令人难以接受。

他们转向通往 8 楼健身房的信道，莎娜知道她的时间有限。她深吸口气，准备一口气说出她要说的话。

“韦先生，我知道你指派我跟康先生一起工作，但是，我不确定这是不是有可能。

事实上，我怀疑他的操守，坦白说，史丹也有相同的怀疑。”

“得了！孟小姐，昨晚的事只是示范，而且我还以为你应该看得比我更清楚。”

“有关他的闯入与行窃技巧吗？绝对是！那只是一个例子——”

“孟小姐，请说重点。除了昨晚的表现外，那个男人做过什么值得让你怀疑他操守的行为吗？”

莎娜抿紧双唇。如果几万元的珠宝和现金都无法令韦先生明白她的意思，那么，偷取一个吻又算得了什么呢？事实上，她也无法肯定他是否曾经偷吻她。

“韦先生，”她再次坚决地说，“你必须承认这个男人的背景十分令人怀疑。或许他已经在保安界建立某种名声，但是，我们不是一般的饭店，我还是担心我们的客人。

老天！光是一个白爱莉就足以让一般的窃贼忙碌好几个星期了，而你居然建议我们敞开大门迎接这个曾经以偷窃为生的男人？我真的无法安心。”

“关心客人当然是对的，”韦格瑞圆滑地回答，“现在，我相信你永远都不会怀疑我的操守吧！”他继续说，“或者质疑我的判断能力。对不对？”

莎娜变得僵硬：“对，经理。”

此时他们抵达健身房的玻璃门。韦格瑞停下脚步，伸手握住门把，低头俯视她。他的笑容和蔼，但带着应有的威严：“你是一位杰出的副经理，我非常需要你的干练与协助。你已经让我注意到你关心的事情，而这也是你的职责所在。现在，还有其它的事情吗？”

莎娜知道她必须用尽每一张王牌，而且这或许是她最后的机会。“韦先生，史丹已经在主管安全部门待了 3 年，如果没有他的合作，我们几乎不可能改善我们的安全系统，我认为我们至少应该尊重他，并聆听他对康先生的意见。如果我们无法尊重他的判断能力，那我们干嘛还要付钱请他工作这么多年呢？”

韦格瑞沉思地点点头，“很有道理。现在，你的任务就是说服史丹要完全合作，并向他保证我们确实尊重他的判断，也请他继续执行每天的工作。我相信你一定有能力完成这个任务。还有其它事情吗？”

莎娜很清楚争辩无益。在挫败的威胁下，她勉强地说：“只剩下最后一件。”

他质疑地望着她。

“你让他住在我们最高级的套房中？”

他扬起眉毛。“怎么样？”

她的下颚板紧。“那些套房的住客率几乎是百分之百，我们显然会因此而损失收入。

应该可以做其它的安排……”

“恐怕不行，套房是合约中的一部份。现在，还有其它事情吗？”

莎娜费力地摇摇头，她已经竭尽全力了。“没有了，经理。”

他望着她：“你确定吗？”

莎娜知道这是她最后的反对机会。但是，她不能拒绝与康席迪共事，也不能表明她没有能力和他一起工作，而韦格瑞当然也知道这些。

“我确定，”她回答。

他点点头，推开健身房的门。“那就好，孟小姐。我把这件事交给你，相信你一定能够做得像往常那样杰出。”

莎娜绽开无力的笑容，但韦格瑞已经转身离开。“遵命，经理。”

在没有其它选择的情况下，莎娜转身走向她的办公室，准备开始工作。

第四章

康席迪不能容许自己有太多弱点，但是，似乎有一项是他完全无法控制的——他对美丽事物的喜爱。在他一生中，这项弱点经常会影响他的判断力，诱使他冒疯狂的危险，并带来无数的麻烦。美丽的事物总是诱惑他，带给他遐想，令他因分心而遭遇危险。可是，这几乎是他不可能抗拒的。

孟莎娜是他许久以来见到的女人中最美丽的一个，也是最危险的一个。

到了晚上6点整，他轻敲她办公室的门，没有等待回答就探头进去。她正忙着把文件塞进公文包中，他怀疑她是想趁他来之前逃出办公室。

“逮到你了！”他笑笑说。

她皱起眉，但没有抬起头：“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”

“你想躲过我们的约会。记得我们的晚餐约会吗？”

她的眉头皱得更紧了：“别胡说八道了！我当然记得，而且那不算是约会。”

她的发髻不再像早上那么整齐，脸上的妆也掉得差不多了，连那套衣服都有点皱，上衣的蝴蝶领结略略松开。席迪认为即使在辛苦工作一整天之后，她看起来仍然迷人至极，就像他昨晚初次见到她时那样——仿佛是个睡着的天使。

他走进房里：“你不说谎。我喜欢这样。”

“如果我想和你辩论诚实的好处，希望你不会介意。”

她放意加强语气，确定他知道这是一项侮辱，但是，席迪并没有被侮辱的感觉。

“一点也不，我可以用更好的方式来消磨时间。”

莎娜阖上她的公文包，锁好之后才仰头注视他：“我把这事记在我的时间表上了，康先生——今晚晚餐，欢迎你自己过来看。我没忘记，也不打算逃避你。晚餐时，我常常必须工作，这是职责所需。”

“好吧！是我判断错误，对不起。”

“我接受。你有没有在楼下预订座位？”

“没有。你为什么改变心意，答应晚餐聚会？”

她再次皱起眉头，瞥视手表：“现在还早，杰克或许还有空桌子，但是，如果我们不事先通知他，他一定会气疯的，我得打个电话去。”

她伸手去取话筒，但他抬起手制止她：“不需要，我有其它安排。”

翡翠般的眼眸射出怀疑的目光，席迪凝视着她的美眸，猜想着其它可能的变化，在她愤怒时……或者愉悦时……

“我真的没有时间离开饭店，”她说。

“我们不会去太远的地方，”他向她保证。

莎娜放下话筒，拿起她的公文包。她露出预先演练好的礼貌神情，并装出些许懊恼，但事实上却是松了一大口气：“康先生，我已经连续加班3个星期，有些筋疲力竭了。

我甚至两个晚上没有回家。今天真的很累，我实在没有精神出去用正式的晚餐，所以，我们何不改个时间呢？”

他轻轻一笑。“我们的晚餐一点也不正式，别担心，”他伸出手，“走吧！你必须吃点东西，而且我保证最多只占用你两个小时。”

在她仍犹豫时，他补充：“你知道我们迟早要见面，或许越早越好。”

“应该是吧！”她不情愿地同意，并站起身。“但是我要自己开车。”

“没有必要，在徒步可至的距离内。”

她沉思地皱起眉头，“可是这附近没有什么。”

“你没有回答我的问题。”他打断她的话，在她绕出办公桌时轻轻碰触她的背，感觉她的反应，即使她设法假装没有任何感觉。

“什么问题？”

“你为什么改变心意？”

她耸耸肩：“韦格瑞驾驶一艘纪律严明的大船，而我只是一个小小兵——或者，在这种情况下，应该是一个小小水手。或许我并不总是同意他的决定，但是，我知道谁是老板，所以，没有必要浪费太多精力去撞墙。”

“非常识时务。”

他跟在她身后，忍不住欣赏她优雅的动作，并猜想她到底有没有穿丝袜来上班，但是，她的腿是如此光滑，而且晒得非常均匀，他根本无法分辨。

他在外面的办公室停下脚步，从接待小姐的桌上拿起一个野餐篮。藤编的篮子上有饭店的标记，里面装着冷鸡肉、野莓蛋糕、一瓶上好的香槟和其它食物。她瞪着那个篮子：

“你找亚曼帮你做的野餐？他憎恨这个玩意儿！他甚至不肯帮付钱的客人弄。”

他为她打开门。“大家都很喜欢我，愿意为我做许多事情。施展魅力是我这行的必要技巧，或者，我应该说我先前从事的那一行。”

“我会牢牢记住这点，”她冷冷地低语。

虽然她挑剔地警视他一眼，但还是走出那扇门。在此之前，他一直无法完全确定她是否会同意并照着做。

“我真的希望，你并不计划利用在海滩上野餐的方式，向我施展魅力。”她道，“这种方式对我毫无效用。”

“多谢你的警告。我会设法不把我的魅力浪费在不欣赏我的人身上。”

“你的魅力无限，根本不必担心会不会浪费。”

他绽开笑容：“我一直担心你不喜欢我。”

“康先生，我一点儿也不确定是否能喜欢你，但我必须先知道，你到底期盼我为你做什么。”她回答。

“你为什么认为，你的陪伴不能带给我喜悦？”

她再次冷冷地瞥他一眼：“我还以为你不打算浪费你的魅力呢！”

他耸耸肩：“我比较喜欢把它想成一项投资。”

“在你决定你到底要我做什么之前吗？”

“说得真好！”他钦佩地低语。

“何况，”她继续说，“如果我认为你感兴趣的只是我的陪伴，那么，我根本不会答应和你共进晚餐，更别提到沙滩上野餐了。我对你有更高的评价。”

“我很感谢。”他谨慎地回答，“但是，我能问为什么吗？”

“任何有足够智能赢得韦格瑞欣赏的人，绝对不会栽在一个低级副经理的手下，尤其是在那个副经理已经明白地表示她并不信任他，而且她正在等待他出错。不，和我在一起时，你必须格外小心、格外谨慎，而且——”她再次抬头看他，“——除非我猜错了，否则，你也会施展额外的魅力。”

他轻摇一下头：“该死！我憎恨被人看透。”

他看到一抹微笑浮现在她的嘴角，并惊讶地了解自己有多么满意。他早已习惯女人给他的笑容，但是，这个女人的笑容却显得格外珍贵，或许是因为得来不易吧！

他们经由庭院走出饭店，穿过花丛、石凳。席迪深深地吸了一口空气：“这才是人生！对不对？我想不出任何比海边空气更美的事物。”

“我想得出。有许多事都比这更美好。”

她停下脚步，脱下凉鞋，因为他们已经抵达通往沙滩的阶梯上方。席迪注意到她没有穿丝袜，并绽开笑容。

“我看得出，你真的非常重实际，”他说，“绝大多数的人都觉得大海十分浪漫。”

“这就是度假饭店为什么必须建筑在沙滩上的真正原因，这也是为什么雇用我这种人的原因。”她轻快地回答。

海风袭上她的发梢，吹乱几缕散落的发丝，她不耐烦地拨开它们。席迪猜想，必须花费多少时间才能吹散那个看来很严肃的发誓？甚至想象，她这么实际又不浪漫的女人为什么会选择留这么长的头发？

他说：“你知道，你真很幸运，可以在这种地方工作，一般人一天得付好几千元才能来此造访……”他指向湛蓝的海洋和璀璨的夕阳，海滩上几乎没有人。“更别提温暖的气候了。我敢打赌你来这里工作之后，必然已别无所求。”

她耸耸肩，走下沙滩：“这只是一份工作。”

他凝视着她：“一份工作？你住在天堂里面，却说它只是一份工作？一定有成千上万的人--包括我在内--希望获得你的这份工作。”

她困惑地看着他，仿佛在想他是不是当真的：“我觉得你真的是这么认为。”

“你最好相信。事实上，我认为我或许会利用5年的时间来争取你的工作。”

莎娜忍不住轻轻一笑，真无法想象康席迪这种男人竟会利用5年的时间，来争取她这份工作。真的有点好笑，她惊讶地发现，在他的陪伴下，欢笑与放松似乎是如此简单的事。但是，他说过什么呢？施展魅力是他谋生的必要技巧？

“当然啦！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--或几个月中，你根本不必羡慕我。你

自己的甚至更行。”

“如果不是暂时性的，应该会更好。”

莎娜再次看他，并用低垂的睫毛隐藏她的困惑。他的语气和别的男人如此相像，似乎只拥有平凡的希望、计划和梦想。在那一刻，她几乎要相信他了，他很厉害，非常厉害。

“你是哪里人？”她问他。

“丹佛。”

她走过沙滩，天边只剩最后一丝余光，海滩上笼罩着紫色的阴影，海浪轻声叹息着。

莎娜认为这或许是相当浪漫的一幕，如果还有个迷人的男伴……莎娜告诉自己这个男人绝对不是康席迪。

“这绝对不会是我的第一选择，”她说。

“什么？丹佛吗？”

“不知怎地，想到职业罪犯时，我们似乎不会联想到丹佛这种地方。如果要我猜，我一定会猜底特律、芝加哥，或纽约市。”

“这就是这个国家如此伟大的原因，不是吗？即使是一个来自丹佛的小男孩，在长大之后也可以成为一个珠宝大盗。”

莎娜忍不住感到好奇，“这就是你偷--以前偷的东西？珠宝吗？”

“还有其它东西：绘画、装饰品、古埃及文物、彩绘艺术蛋……”

在那一刻之前，她已经有点陶陶然，但是，现在她厌恶地抿紧双唇，他很快投给她一个笑容。

“好吧！”他承认，“不包括彩绘艺术蛋，也不包括古埃及文物。不过，我花了很多时间与精力，希望能够找到下手的机会。去那里好不好？”

他指着一处高丘，莎娜跟随在他身后。

“不过，真的有一些装饰品，”他继续轻松地说，“还有很多的画。”

“你指的是……”她犹豫地问，不确定自己到底希望知道什么。“像林布兰、雷诺瓦、或--”（编注：林布兰是17世纪荷兰画家及蚀刻版画家，他的成就标志着巴洛克艺术的巅峰。雷诺瓦，法国画家及雕塑家，19世纪印象派领袖之一）

他用笑声打断了她的问题。“我的运气没那么好。”他放下野餐篮，从里面取出毯子。“如果我能碰触林布兰的画，我可以向你保证，现在我绝不会站在这里用过去式跟你谈论我那幻灭的事业。”

莎娜不该感到惊讶，但是，她真的感觉惊讶与困惑。

在海风吹起那条毯子时，她抓住它并协助他把它铺好。

“你把它形容得好吸引人。”

他耸耸肩：“我不是有意的。”

她看着他说：“但是你真的这么做了。”

他缓缓绽开笑容：“我还以为我们要讨论公事。”

“我认为这就是我们正在做的事情。”她反驳。

那个笑容变得牵强，但是，他的眼眸深处却浮现钦佩的火花，他既无法掩饰，也不隐藏。“你不打算让我轻松过关，对不对？”

她跪在毛毯上，抚平一些皱格：“轻松过关代表乏善可陈。”她坐下身子，双腿非常雅致地摆在身侧。席迪欣赏着她的坐姿，然后跪在野餐篮旁边，取出里面的东西：“我无法想象会有人认为你乏善可陈。”

“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做过统计，但是，我知道一件事情，”她露出甜蜜的笑容，“只要你待在我的饭店里，我就会设定我的任务，让你的生活永远不会有乏味的时刻。

你可以视这为一项事先的警告。”

“这也包括工作以外的时间吗？”

“我并不是在开玩笑，”她平静地回答，“任何副经理都会事先警告曾经是小偷的保安专家……尤其是专偷饭店的小偷。”

他取出一瓶用毛巾包着的香槟，熟练地转动：“你已经做过你的家庭作业。”

“这是我份内的工作。”香槟塞无声地弹开，有些泡沫溅向毛巾。席迪从篮中取出玻璃杯，他的目光沉思地盯着她的眼眸。“我觉得你喜欢这份内的工作。”

莎娜把一缕发丝拨到耳后。她通常会尽可能避免这么做，但是，今晚的风实在太大了。

他把香槟递给她，沉思而略带兴趣的神情并未消失。她感到自己有些紧张。

“我的意思是，我开始了解你是个非常有趣的人。你发现小偷远比侦探刺激得多--或者，在这种情况下，应该是安全顾问。而且，我认为要你承认这点会有些困难，即使是对你自己。”

“我觉得，”莎娜不动声色地回答，“我们应该讨论的是，如何使你成为一个很棒的安全顾问，而且是在取得同事的合作下。”

“盖史丹不喜欢我，因为我指出他的属下昨晚花了两分半钟才抵达你的办公室。换做别种情况，你很可能已经被杀死、强暴，或挟持为人质；何况我还指出他的属下像西部片的牛仔般冲过去，如果我有武器，一定会血溅现场。”

他的语气严肃，立刻把轻松的对话转变为正经的公事。“你们饭店里住了许多富有而具有影响力的人，”他继续说，“有许多是政客与名流，这种客人的出现经常会引来恐怖分子与刺客。他们外出旅行时，有百分之十七的人并不带着他们自己的保镖。坦白说，波旁的情况有如一颗还没引爆的定时炸弹，我很惊讶你们竟然可以平安无事这么久。”

莎娜有点不知所措地瞪着他。前一刻，他还是个迷人的小偷，下一刻，却变成一个干练的警察，她很难辨认哪一个才是真正的他。更糟的是，莎娜甚至不知道比较喜欢哪一个。

“恐怖分子、刺客……”她眩惑地说，“我以为你只需要调查几桩窃案。”

“我拿高薪做这份工作，当然应该全力以赴，没有必要只做一半。”他改用轻松语气，并品尝那杯香槟，满意地对自己点点头。然后，放下香槟，取出篮中其它的东西。

“如果在我改善你们的保安系统后的1个月，某位像教主这样的人物在这里被绑架，对我的声誉也会有不好的影响，对不对？这种事会让我永久失业。”

莎娜啜饮她的香槟：“幸好，你还有其它谋生技能。”

他的眼中闪烁着有趣的光芒和些许的愤慨：“幸好。”

莎娜再次品尝香槟：“很棒的香槟，亚曼一定真的很喜欢你。你能跟他谈谈，并请他与厨房的员工多加合作吗？”

“我试试看。现在，你是不是认为这里比拥挤的餐厅要好多了？”

莎娜在她的盘中装了虾子、鸡肉、乳酪和水果。她必须承认这里非常好。席迪甚至带来蜡油灯，而且还有铁线篮保护着。在夜幕完全笼罩大地之后，他点上两盏蜡油灯，火焰摇曳着，与潮汐声相互交融。

香槟、烛光，和一个像康席迪这样的男人，多么美妙的一幕啊！他坐在她对面，他的黑发被风吹乱，显得迷人而神秘，甚至还带着一点危险的气息，他的侧影转向大海……她很难认为这会是一个公事会议，很难不用浪漫的眼光来看这一切。要放松下来享受这一切实在是太容易了。她已经很久不曾有过这样的夜晚。

她故意把注意力集中在手边的工作，毕竟，他们是为谈公事而来的。

“我相信你已经看过我对调查情况的报告，”她说。

他转头注视她，缓缓浮现一个暗示的微笑，他很清楚她费了很大的劲才能保持公事公办的心情。

“看过了，”他回答。

他扯了一小块鸡肉放进嘴里，莎娜感觉他的动作有一股奇异的魔力，并猜想他是否故意那么做。但是，话说回来，他或许有能力使一个乳酪三明治变得诱人无比，因为他全身散发出各种巧妙的魅力。不论他是否刻意，也不论她是否辨认得出来，他的男性磁力总是吸引着她，带给她触电般的感觉，他的每一个字、每一个动作、每一个神情都提醒她，男人与女人之间的不同。

“在我完成与每个员工的面谈之后，”席迪正在说话，“那应该只需花几天时间。”

莎娜根本不知道他在说些什么，只好用个微笑掩饰这个事实：“我期盼你们的窃案能解决，至少消失一阵子。在旺季之前，新的安全系统应该已经就绪，所以我们或许可以安然度过这一季。”

“你凭什么认为那些窃贼会消失呢？”

烛光在他脸上洒下阴影，在他敞开的领口。“难道窃贼知道我在这里，他还会来？除非他是傻瓜，才会再做任何尝试。”

莎娜轻轻一笑。“原来，只要散播你在这里的消息，就可以让那些小偷销声匿迹。

或许我们应该省点钱，只要买张硬纸板剪成你的模样放在大厅里就好了。”

“这是可行的方法，”他笑着同意，俯身准备加满她的香槟。

她抬起手制止他：“不，不要了。再喝下去，我会在回家之前就睡着了。”

“我可以开车送你。”

莎娜微微一笑。“不，”她说，“不用麻烦。”

“当然得送，”他还是加满她的杯子。“那会令今晚看起来比较像是约会。或者，你有某项原则，禁止自己跟有犯罪前科的男人一起出游。”

她好奇地望着他：“你真的不在乎，对不对？”

“不在乎什么？”

“提起你的过去，和其它人聊起这些。”

“其实，”他加满自己的杯子，“我非常在乎，但是，这并不重要。一般人都爱提到这些，如果我不附和，他们就会认为我有所隐瞒。”

她嫣然一笑，并啜饮她的香槟：“你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男人。”

海风拍打沙丘，使烛光闪动，并吹散莎娜几缕被发夹固定住的长发。

她尝试把它们塞回去，但没有成功。在投降地轻轻一笑之后，她终于取下箍住她发髻的夹子，让长发披散在肩上。

席迪屏住呼吸。在比利时的时候，有一颗无瑕的蓝钻也曾经这样攫住他的视线，他注视它躺在黑色的天鹅绒上，感觉自己仿佛被催眠了。他望着它，知道自己必须拥有它。

现在，他望着莎娜，望着海风吹拂她长长的金发，望着烛光在她脸上闪烁，聆听着她轻柔而沙哑的笑声，他知道他再次迷失了。

结果那颗钻石是赝品，持有者是一个设下陷阱的警察，大家或许会认为席迪已经学到教训了，但是，他们都错了。那时候，他愿意赴汤蹈火使那颗钻石成为他的；现在，他愿意为坐在他对面的女人做相同的事情，这个穿着上班套装的天使已经直直地走进他的心扉。

另一阵风追逐着她的秀发，在他还来不及制止自己之前，已经伸手抓住一缕发丝。

她惊讶地望着他，但眼中的笑意并未消失，只是转变为某种不安的神色。他轻轻将那缕发丝缠在指间，不断俯近，直到他们的脸几乎碰触到对方。

她没有退开，甚至不曾尝试退开。她略带喘息地说：“我以为我们要保持纯粹的公事往来。”

他轻声回答：“我告诉过你，我憎恨被人看透。”

第五章

她的长发柔如丝缎，她的香味像热带花朵般，巧妙地混合着海边的微风，轻轻飘过他的鼻尖。他把头俯得更近，他的眼眸、肌肤和脸庞盈满她的视线，但是，她仍然不曾退开。

她用近平稳定的声音说：“你应该知道，你正在冒一个很大的风险。”

“人生就是一种冒险。”他的唇几乎拂过她的，“这也是使人生多彩多姿的原因。

你为什么是不信任我呢，天使？”

莎娜急促地吸口气，他的气味似乎盈满她的感官--混合着香槟、香皂和强烈阳刚气息。她感觉自己的每一个细胞都为他敞开，并期盼着他。

她费力地咽口气，但是，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驱使她离开他身边。她的声音仍然沙哑：“你指的是除了那些显而易见的原因吗？”

他的视线梭巡她的脸庞，往下落向她的喉咙，仿佛在爱抚每一个部位。莎娜发现自己竟是如此强烈地渴望他的触碰。

“对我而言，没有任何原因是显而易见的，”他说。

他的声音低沉而沙哑，手指仍然缠绕着她的发丝，并轻轻拂过她的下颚，一阵战栗传遍她的身躯。

她设法全神贯注，并保持镇定与冷静的声音：“你昨晚闯进我的办公室时，我觉得你的行为有一点逾越你的职责。”

他轻拂过她的耳垂下方，她感到一阵美妙的感觉。

莎娜深吸一口气，稳住自己：“我梦到有人吻我。我醒来时，发现你在那里。”

一抹浅浅的微笑浮上他的嘴角。她如此清晰地记得那两片唇--或者，如此清晰地想象着。现在，他们的唇只有一息之隔，只要他品尝她，就能证实那个吻究竟是真实，或者只是出于她的梦想。

“这是天意，”他暗示。

他轻拂过她的脸颊到她的下巴，用指尖轻触她的嘴角。莎娜无法回答。

“天使，这会是一个愚蠢的行为，”他的声音轻柔，而且近乎诱惑。烛光在他眼中闪闪发亮，“我为什么会为了一个吻，而拿我的工作与名誉去冒险呢？”

她保持平稳的视线，但是，她真正想做的是往后躺下，闭上眼睛，让这个夜晚变得更加美妙。“我不知道。为什么会呢？”

那抹浅笑再次浮现：“你或许永远不会知道。”

一个呼吸、一声叹息，或一阵最微弱的轻风就可以把他们凑在一起，她唯一要做的只是闭上眼睛、偎向他，允许这一切发生。

“你不好奇吗？”他低语。

他的眼中盈满夜色，他说话时，唇轻轻拂过她的，带来喜悦与期盼的感觉。

“对，”她沙哑地说，因为她几乎不能呼吸了。“那是另一项我认为负担不起的奢侈行为，而且你也一样承担不起。”

然后她以超然的意志力强迫自己转开头，镇定地饮一口香槟，或者，至少她假装得十分镇定。事实上，她的手正在发抖，甚至泼出一些香槟，但是，她希望他不会注意到。

她感觉得到他仍继续凝视她，仿佛要瓦解她的决心。然后，他缓缓转开缠绕在手指上的金发，让它垂落在她胸前。他轻轻抚摸那缕卷发，那种缠绵的感觉令莎娜的心跳停止片刻。他的手指若有似无地拂过她胸脯前方的外套，然后，他移开身子。

片刻之后，莎娜鼓起勇气看着他。他脸上的沉思与反省的神情令她不解：“你正在想什么？”

他苦笑地摇一下头，低头看看他的酒杯：“比利时，一颗无暇的蓝色钻石，一个设计陷阱的警察。”

她略微放松，心跳也开始恢复正常的速度。她觉得现在似乎可以比较自在地与他相处。

“这就是你被捕的原因吗？”她好奇地问他。

“我从来没有被捕过，”他喝光他的香槟，开始收拾野餐篮。

“那么，是什么原因使你退出那个行业？”她愈来愈好奇，“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你的履历表上并没有清楚地说明。”

他的脸板紧，虽然他的语气并未改变，但是，莎娜感觉他仿佛已经关上心扉，不再对她开诚布公。

“没错，上面没有说明，”他轻松地回答。

他迅速地放回所有东西。他伸手要扶她起身时，莎娜略带不安地说：“谢谢你的晚餐。这是一个愉快的夜晚，但是，我觉得我们并没有多少进展。”

“已经比你知道的还多了。”他愉快地回答。

“例如什么呢？”

“我已经把你排除在嫌疑犯的名单外。”

她只是无言地凝视他时，他拿起那条毛毯，抖掉上面的沙子，把它挂

在手臂上。

“准备走了吗？”他陪伴她走向她的车子，并用专业的眼光检查那座停车场。

“这里有几个死角，”他说，“我必须建议他们多装一些灯。”

“这里是豪华饭店，不是飞机跑道。”莎娜不悦地回答，把钥匙插进去。

席迪背靠着她的车门，缓缓浮现一个诱人的笑容，仿佛在暗示他知道她脑海中的每一个念头：“你不会已经后悔了吧？”

莎娜转动钥匙：“后悔什么？”

“没有发现真相。”

她用冰冷的目光瞪他一眼：“晚安，康先生，再次谢谢你的晚餐。”

他伸手探入口袋，掏出一条糖。

“要吃薄荷糖吗？”他问。

她看看他，又看看薄荷糖，忍不住取了一颗。

他退开门边时，眼眸闪闪发亮：“晚安，天使。”

莎娜坐进车里，准备用力关上车门时，他又说：“还有最后一件事。”

在她仰起头时，他俯向敞开的车门，他的手指上晃动着一对耳环。她的手立刻移向她的耳垂，发现她戴的金耳环已经不翼而飞，事实上，它们已经飞到康席迪的手中。

他把耳环放在她的膝上：“很高兴与你共事，孟小姐。请小心开车。”

她用力摔上车门，他及时缩回手。驶离停车场时，她感觉得到他正露出得意的笑容。

驶到路口时，她已经恢复冷静，并想起刚纔的那颗糖。她好奇地把它放进口中，发现它的味道也出现在她的梦中。

萨万岛位于佛罗里达东部海岸外，岛上的所有商业活动只包括2家加油站、1家便利商店、3个卖纪念品的小摊和波旁大饭店。饭店大多数员工都居住在一个叫萨常的小型村落里，离饭店只有20分钟车程。莎娜和其它几个资深员工的运气较好，租到此区较舒适的独栋雅房。

这天晚上，莎娜为了庆祝3个星期来的第一次休假，决定睡个懒觉。除了远处的铃声不断打扰她的好梦之外，她毫无其它可抱怨之处。

清醒时，莎娜重视实际与效率，但是，在梦中，她总是会产生一些狂想。今天她梦见一处开满大白花的绿色丛林，有着一道瀑布和一潭超现实的蓝色水池。一只色彩鲜明的丛林大猫陪伴在身边，她拨开浓密的树叶瞥向瀑布下的水池时，看到一个人在那里游泳。那是一个修长而赤裸的男人，就在他要从水中起身时，远处的铃声开始侵入，打断她的美梦并催她醒来。

莎娜失望地醒来，伸个懒腰翻转身子，逐走残存的梦境。她觉得阳光从窗户照进来，温暖她的脸庞。她掀开被单，再次伸个懒腰，然后曲起膝盖，把脸庞更舒适地埋进枕里，准备用一种慵懒的方式慢慢醒来。当她再次睁开双眼，她被目光所及吓了一跳。

一个修长的男人身影站在她的床边。

她的视线顺着一双修长的腿往上移动，看到穿着浅棕色棉质长裤的大腿和比例非常完美的男性胸膛，然后再往上浏览古铜色的颈项和方正的下颚。她的视线抵达他的脸庞时，莎娜居然一点儿也不怕。

“你来这里干什么？”她平静地问他。

“我按过门铃，”席迪解释，“我猜你并没有听到。”

“大多数的人，”莎娜连睫毛都没眨一下，“都会猜测我不在家，或者我不打算开门。他们或许就会因而离开。”

“我一向拥有过度强烈的责任感，”他适度地承认，“我认为我应该在查看并确定一切后，才能离开。”

“你怎么进来的？”

“登门入室正好是我的专长，”他提醒她。

“当然是，”她含糊地说，再次闭上眼睛，她想假装这只是一场梦。

她想集中火力唤出自己的怒气，她真的全力以赴了，但是，在这样的一个早晨，她完全唤不起这种强烈情绪。其实。由于康席迪的出现平息了过去几个星期来饭店的骚乱，她才得以休假一天。她或许还该感谢他给予她晚起的机会，即使他此刻来打扰她的睡眠，也不能责怪他。

何况，她曾经在更不愉快的情况下醒来。

她很想让自己再次进入梦乡，但是，她发现自己愈来愈不能不在乎他的凝视。

她仰卧着，想象自己的睡姿必定很不优雅。尤其那件丝质睡衣的下摆已凌乱地把她的大腿展露出来，她感觉席迪的视线正顺着她的腿部曲线移动。

之后，他从容不迫地转开视线，扫视四周。莎娜的房间有浅黄色的墙，床单是浅浅的苹果绿，连她的睡衣都是浅黄色底的印花图案。她终于睁开眼睛迎接晨曦时，感觉仿佛沐浴在金色的光辉中，或者那完全是因为席迪深情的目光。

他的神情似乎使她的心涨满喜悦，她想着他坐在身边，并用他的指尖取代爱抚的视线；她会制止他吗？她不知道，她感到十分困惑。

他会在她身边坐下吗？他会把双手放在她的腿上，并开始实现她的幻想吗？有一刻，她几乎相信他会。

然后，席迪绽开笑容。他的声音略带沙哑：“或许我该去煮些咖啡。”

在他离开时，莎娜感觉好象有点冒汗，但是，她告诉自己这只是因为她在阳光下。

她从容不迫地沐浴，换上一条短裤和一件宽松的衬衫，把头发扎成一条松长的辫子，让它垂在背腰。她在拖延时间，希望他会等得不耐烦而离开……但同时却又希望他不会。

今天是她的休假日，他没有权利到她家打扰她，更别提私自闯进来并唤醒梦中的她。

她绝对有权利生气，而且也没有义务要礼貌地待他。

不过，离开卧室时，她的心里还是有股莫名的兴奋与期盼。她跟随着咖啡的香味走向厨房，发现那里空无人影时，她好失望。她为自己倒了杯咖啡，设法不让自己感觉愚蠢。反正，已经10点半了，也该起床了。她试着安慰自己。

然后，她看到他。从落地窗看出去，他正悠闲地坐在椅子上。莎娜忍不住绽开笑容。

这栋房子有一个小小的庭院，四周围绕着树木和灌木丛，中间则是一个小小的天井，只够放一张小桌子和两张椅子，莎娜自己又种了一些花和树类，使得整个庭院看起来热闹且欣欣向荣。莎娜一向最喜欢那里。

她在窗门边停立片刻，望着他。他的腿往前伸直，手肘放在扶手上，

正在啜饮彩虹杯中的咖啡，阳光照亮他放松而满足的脸庞。那一刻，他的神情令她困惑。她有种熟悉的感觉，然后，她恍然大悟。因为她每次坐在那个小花园里时，脸上的神情也是这样。

这项认知带给她一股亲密的感觉，仿佛一下子拉近他们之间的距离。这个男人不论身在哪里，都会显得危险而不可预测，他可以用一个眼神烧灼她的血液，但是，在她的花园里，他却全然放松，有如回到自己的家中。他的四周包围着神秘的气息，而这使他显得更加吸引人。

她打开落地窗走出去。“这里真棒，”他甚至不曾转头注视她，“你怎么舍得离开这里出去工作？”

然后，他看她没有回答，又说：“当然，我个人品味倾向于客房服务和海景，但是，我可以了解你为什么喜欢这里。”

莎娜坐在另一张椅子上。那张桌子真的很小，他们同时放下咖啡杯时，彼此的手竟然轻轻相触。也许是他故意延长那个接触，但莎娜并不能确定，或者，这只是自己的想象。

“你住在哪里？”她问。

“饭店里。”

“不，我指的是你不工作的时候。”

“一家饭店。我住在迈阿密的丽晶饭店套房。”

她困惑地皱起眉头，然后轻笑出声。“你不是在开玩笑吧？你喜欢那间套房吗？”

“一个完全不用费心照顾的居住环境。不用打扫，一通电话，就会有人过来服务。”

“我原本以为我也许会喜欢住在饭店里，但是，客房服务和干净的床单终究抵不过半夜的那些电话……”她苦笑地看着他，“就像韦先生在你第一晚抵达时接到的那种电话。”

他做出无辜的神情，低头啜饮咖啡。

“在这个行业里，总是要不断迁移。所以必须在可能的情况下，设法为自己弄点家的感觉，这就是我喜欢园艺的原因。”她指向那个小花园，“这一切似乎是永恒不变的，即使只是一个假象。”

她看看他，因为这样的开怀畅谈而略感羞涩。在过去的这个星期，他们也偶尔交谈过几次，但是，从来不曾涉及私人问题，她也不打算向他敞开心扉。

但是，他竟然点头，令她好惊讶。“我了解你的意思。或许我也应该去弄个花园。”

当然啦，以我的情况，那必须是个掌上型花园。”

“我不懂，”她摇摇头说，“你可以住在你喜欢的地方。而你刚刚纔告诉我你喜欢住在饭店里。”

“但是，那没有家的感觉，”他喝光他的咖啡，“有人说，你不可能怀念你从来不曾拥有的事物，但是，他们错了。还要咖啡吗？”

“我自己来，”她喃喃地回答。

他给她一个笑容并站起身子：“我一向如此。”

有趣的男人，她想着，跟着他走进厨房。

“你怎么会来这里呢？”她有点惭愧自己先前竟然没问。

“你怎么可以对一个正打算为你做早餐的人，提出这么不友善的问题？”

他对她微笑。

他拿起咖啡壶，加满莎娜的杯子：“因为这是我3个星期以来的第一次休假。你有答案了吗？”

“没有你喜欢的。我是为公事而来。”他打开冰箱的门，看看里面。“桌上的那叠文件需要你的签名。”

她看着桌上的那堆档案，然后望向他：“做什么用的？还有，你到底在找什么。”

“蛋、牛奶、奶油……”他站直身躯，怀里抱着一堆东西。“我很会做一种法国土司。你应该有面包吧？”

“全麦的。你怎么会做法国土司--或者其它东西？你刚刚纔说你从来不曾有过自己的家。”她边说边把面包拿到厨房的桌上。

他扮个鬼脸。“全麦面包。你只能提供这种东西吗？法国面包会比较好，但是我可以将就一下。”

莎娜张开嘴准备抗议，但终究沉默地闭上。毕竟，她不可能有多少机会吃到一个职业小偷为她准备的早餐。

“我需要你签名授权我安装一组全新的钥匙卡系统。”他打开橱柜，一下子就找到一个碗。

“我们两年后才安装过新的钥匙卡系统！”

“我已经注意到了。不幸的是，它带来的是更大的风险，而不是更多的安全。平均计算起来，每个客人必须尝试3次才能打开他的房门，在他提着大包小包的行李站在走廊上咒骂时，任何事都有可能发生。小偷，强盗和罪犯都可以利用这种情况，制造出血腥的混乱。”

她注视他利落地把蛋打进碗里，他的动作足以跟一流的法国厨师媲美。她站在那里欣赏他准备早餐，有一点受宠若惊的感觉。他卷起袖子，手中沾着面粉，臂弯里夹着一个大碗，黑发披散在额上。天哪，世上还有比他更性感的男人吗？或者，这个男人天生就是一个性感至极的男人。

她强迫自己把注意力转离他的身躯，并若无其事地打开那个档案夹。

“我不能明天早上再签吗？你一定要在我休假时来吵我啊？”

“事实上，我已经在一个星期前订购，所以，不能等。奶油呢？”

“植物奶油，”她走向冰箱为他取出来。

“而且你的抱怨声应该愈来愈小。毕竟，你可以获得一顿美味的早餐。”

“早餐，或许是，”她怀疑地盯着大碗里的混合物，“美味……我们等着瞧吧！你是不是应该加点盐呢？”

他寓意深远地扬起眉毛：“你应该知道，厨师太多不见得是件好事。”

她端着咖啡走向餐台，坐下来注视他工作。她的视线必然超乎想象地专注，因为在片刻之后，他似乎注意到她的视线。

“你在这里完全不同，对不对？”

她饮着咖啡：“什么意思？”

“不那么紧张，比较平静，比较轻松，”他沉思地望着她，“也显得比较年轻。”

“我不确定这是一项恭维，”她大笑。

“只是一个观察。”

他开始在橱柜中翻寻，这次她没开口提议帮忙，他终于找到一个适用的锅子。莎娜注视他融化植物奶油，并用另一手搅拌碗里的材料。她必须承

认他的确知道如何在厨房里工作。

“你从哪里学来的厨艺呢？”她好奇地问。

“我这一生的精华时光都在世界上最高级的饭店里度过。只要有高级的饭店，就有精致的餐饮。”

“啊！”莎娜点点头，从杯线注视他，“原来如此，你在偷光饭店保险柜里的现金和珠宝之后，就跳进厨房里去窃取大师傅的食谱吗？”

他绽开笑容，熟练地切掉面包的硬皮：“差不多是那样。你在工作时为什么不这么风趣呢？我已经开始认为一定是我有问题，因为我每次走进房间时，你眼中的光芒就会立刻消失无踪。”

其实正好相反，在看到你时，我的眼中才会闪现光芒，她想着。但是，她只说：“工作时不应该怀着玩笑的心情，那样才叫工作。”

但是，他专注的眼神示意着这不是她内心真正的答案，她不知他为什么会来，甚至也不确定他为什么要为他做早餐。只是，她知道和他在一起时很舒服自在。

“女人很难在这个行业里出人头地。”她耸耸肩说，“或者赢得其它人的尊重。我必须用双倍的努力来证明我的能力，用双倍的纪律来赢得尊敬。如此一来，我就没剩多少可以谈笑风生的时间了。”

他把一片一片的土司放进滋滋作响的锅子里，用指尖调整它们的位置。莎娜望着他，嫣然而笑。

“原来是野心害了你？”他小心地移动油锅。

“你难道不是吗？”

“这是我们另一个共同之处。你在笑什么？”

起初，她震惊得无法回答，猜想他是否懂得心电感应，或者他的背后有另一对眼睛。

“我只是在猜想你穿着围裙的模样。”

“就只是这样吗？”

她真的震惊得说不出话来，因为他竟能够看透她的心思。然后，他翻动锅里的土司时，她捕捉到他眼中促狭的光芒。

“或许再加一双牛仔靴吧！”她终于说话，并向他举起杯子。

他大笑。他的眼睛闪闪发亮，牙齿洁白完美。莎娜再次想着，多么英俊迷人！而他的笑声令她再次感觉心跳加快。

“我比较喜欢工作以外的你，”他说，“过来吧！带着你的盘子来。吃这种早餐是人生一大享受。”

他们带着盘子走向天井中的小桌并坐下。莎娜品尝着法国土司。

“很棒，”她说，“真的很棒。”

“谢谢。我很高兴知道，如果做不成保安业，我还有其它事业可以建立。”

太阳已经升得很高，天井里变得相当热。阳光照亮席迪的脸，莎娜着迷地望着他。

大多数的人会认为莎娜正迈向完美的人生--一份待遇优厚的工作，生活像是在天堂中，而且年轻又独立。事实上，除了工作以外，她并没有多少剩余的时间，所以她过的是最无聊乏味的生活。和一个英俊的年轻男子在家里吃早餐并不是常见的情况，而和一个英俊年轻的珠宝大盗共进早餐则是绝无仅有！

“如果你这么讨厌它，为什么还要继续迁移呢？”

她片刻之后才听清楚他的话：“对不起。你说什么？”

“刚纔，你提起你有多么喜欢拥有一个永远的家。所以，你为什么不找一份固定的工作呢？”

她苦笑地摇摇头：“如果那么做，就永远别想出人头地了。”

“你到底想到哪里呢？”

“到哪里？”

“我的意思是，我觉得你好象已经颇有成就。你还要什么呢？”

莎娜不知如何回答。她从来不曾真正坐下来思考这个问题：“嗯……当然是发挥我的最大才能，成为欧洲某个大饭店的经理；或者待在纽约，有一天能够掌管大公司的总部。”

“我相信大公司的总部都设在芝加哥，”他说，“那里的温度在每年的这个时候是零下40度。我真不了解你为什么要放弃这里的一切而去那里。”

“舒适的生活环境不代表一切，”她反驳，“你呢？你为什么不安定在一个地方呢？”

“谁说我想安定呢？”

“你说过。你说你没有家的感觉，不过，我很难相信。”

“很难相信什么？或许我是个长着角和尾巴的邪恶窃贼，但是，我确实有某些需要。”

第六章

虽然他的语气轻松，眼神却略微冷硬，仿佛在掩饰伤痛。莎娜懊悔莫及。

“我不是有意--”

他耸耸肩，打断她的话：“即使我想要更多，也是不可能的。我的工作要求我跑遍整个世界，饭店的套房最适合我了。”然后，他绽开笑容，仿佛向她保证他并未生气。

他环顾那座花园：“不过，这里真的很棒。”

然后，他继续用着早餐：“你怎么会进入这个行业呢？”

“这是一个乏味的故事，你不会想听的。”

“我当然想听。”

“我宁可聊你的事。”

“你已经知道我是如何进入这个行业的。所以，还是说你的吧！”

她好奇地望着他：“你为什么想知道？”

他回答：“因为我觉得你很有意思。”

不论莎娜如何仔细观察，都无法在他脸上发现丝毫的欺瞒与不实。他觉得她很有意思？

通常男人不认为莎娜是个很有意思的女人。他们认为她美丽、性感、诱人，望着她时，他们产生愉悦的感觉。他们殷勤地追求，用甜言蜜语赞美她，设法在她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，而且总是想着她能为他们做什么。他们只在乎她的外貌，对她的言谈与经历从来不感兴趣。她几乎不知道如何去响应康席迪。

“怎么回事？”他催促，“父亲为你决定一切吗？”

她大笑：“不太可能。父亲会认为这个职业太重视物质生活。我的双亲都忙着拯救鲸鱼、热带鱼和热带雨林，没有精力去积累财富。”

他扬起眉毛，了解她心理的些许苦涩：“你瞧，我不是说你很有意思吗？”

“我的双亲很有意思，”她纠正他，“我只是一个平凡而乏味的人。”

“他们是激进派的环保人士吗？”

“以前是。父亲现在是一个为市民争取权利的律师，母亲则是艺术家--恐怕不是非常杰出的一个。我有个姐姐在世界和平组织工作，另一个则在公共电视台。所以，你应该看得出来，我真的是我们家里的异类。乏味、缺少变化，而且是道道地地的资本主义者。”

他点点头：“我明白了。”

“你呢？我已经告诉你我家的故事，你也应该投桃报李吧！”

“第一次约会时绝对不谈这个，”他告诉她，“何况，我们还不算约会呢。”

他往后靠向椅背，用双手握着咖啡杯，他的眼中闪烁着笑意。“这一定是一种不可思议的感觉--知道你来自哪里、出身什么样的家庭，甚至知道你反抗的是什么。”

她不假思索地说：“你是孤儿吗？”

“差不多是，”他啜饮他的咖啡，“在12岁之前，我妈还陪着我，但是她有许许多多的男朋友，甚至不曾留意到我的存在。然后，有一天，她就不再回家了，我成了孑然一身的穷小子。”

他瞥视她，仿佛在观察她的反应。莎娜谨慎地不流露出任何情感。

“你令我惊讶，”他喝完他的咖啡，“大多数的女人在听到这里时，都会露出社工人员的神情：‘可怜的孩子，难怪会走上那条路。’”

他的眼神如此轻松愉快，莎娜怀疑他的故事是否有不实的成份。“首先，任何有理智的人都不必为你感到难过；”她回答，“其次，你可能是生在一个良好的中产阶级家庭，拥有你想要的一切。所以你会走上那条路，只能怪你自己。”

“你说得对。除了自己以外，我们真的没有权利责怪其它的人或事。”他拿起盘子，走向厨房。“我清理桌面，你负责洗碗。”

她拿着咖啡杯跟在他身边，但是，抵达厨房时，她再也无法控制她的好奇心：“我要知道，那个故事到底是真的吗？”

“我的故事吗？百分之百真实。”

“那我就搞不懂了……”她犹豫着，不确定该怎么说。

“我如何跳出不幸的童年吗？那是因为特比。”

“是谁？”

“一个使我免于沉沦的男人。他教我如何辨认艺术家的绘画以及珠宝的好坏，他也教我赚钱与花钱的艺术。”他打开水龙头。

“一个小偷？”莎娜发出疑问。

“一个大师级的小偷。”他擦干手。“不论你怎么评论我的一生，你都必须承认，特比已经提升了我的社会阶层。如果没有他，我可能会成为吸毒或贩毒的街头混混。”

他转过身倚着水槽，卷起袖子，他的姿势轻松，但是，眼神警觉而锐利。“不像你期盼的那么多彩多姿，对不对？我希望你不会大失望。”

厨房很小，水槽和桌子之间的距离更小。莎娜就站在那个小小的空间里，当席迪转过身时，整个空间似乎都被塞满了。事实上，他们之间大约相隔50厘米，但是，他的存在却完全填满他们之间的距离。她感觉他离她如此之近。

“我无法想象你会有任何令人失望之处，康先生，”她沙哑地说。

他的嘴角变得柔和，诱人的光彩浮现在眼中，“你这是什么意思呢，天使？”

她不曾逃避那足以融化冰块的笑容，也不曾畏惧他那类似爱抚的凝视，即使他的视线所到之处都刺痛了她的肌肤。

“你看看自己。你像火焰般华丽、刺激，又带着一点危险的气息。你以前过的是那种电影中的人生，现在仍然拥有无可匹敌的魅力，足以令任何政治家羡慕与嫉妒，更别提……”

她犹豫不决时，他立刻猜中她的心意，并主动加以补充：“我那令人无法置信的英俊容貌吗？”

“对。”她不得不承认，“外貌一向是重要的因素之一。”

“什么重要因素？”

他很喜欢逗她。莎娜开始感觉有一点燥热，但是，这段对话是由她展开的，她不会就此退缩。

“你已经拥有多彩多姿的冒险人生，而且还能妥善地加以运用。你从来不给人失望的机会，你已经把演技发挥到极致。”

他眼中的笑意加深：“这就是你喜欢我的原因吗，天使？”

他轻轻拉近她。莎娜没有反抗，但是，她的心狂跳不已。

“我从来没有说过我喜欢你。”急促的呼吸影响到她说话的声音。“不过，我觉得你很--很有意思。”

“令人无法抗拒，”他纠正她。

莎娜不知道这种事怎么会发生，但是，他已经把她拉得好近，他们的身体拂过彼此。

她感觉到他强壮的肌肉抵着她赤裸的大腿，他说话时，他的唇几乎是贴在她的唇上。她知道他感觉得到她狂跳的心，因为她的胸几乎碰触他的。

他抬起她的手，凝视着她的眼眸，把她的手腕凑向他的唇边。他的唇起先轻柔，然后变得炽烈，接着，他的舌爱抚她的悸动的腕动脉。莎娜感觉那份愉悦一路窜向她的心，她的膝盖发软。

“或许只是有一点点令人无法抗拒，”她低语。

他的手指埋入她的秀发中，扶住她的头，他的唇在她的颈项徘徊。莎娜闭上眼睛，允许自己软绵绵地偎向他，她的头因喜悦而感觉晕眩。

“我会成为你这一生中最大的冒险，天使。”然后，他的唇覆住她的。

莎娜想着，我知道，她只能无助地倚向他。

他的脸上盈满激情，眼眸深邃而灿烂。

“你为什么叫我天使？”她低声问。

“因为对我而言，你就是天使，”一抹浅笑浮现他的嘴角，“与我正好完全相反。”

她挣扎地想恢复意志力，但并不容易。她只感觉自己正牢牢地攀住他的腰，而且他的手正在她颈后支撑着，如果不是这样，她一定会摔倒在地上。

她设法搜寻他的眼眸：“所以才会互相吸引。”

他的眼中浮现笑意，她的心狂跳不已。

“据说是如此。”

他俯下身，在她的嘴角印下一吻，然后是她的颧骨。她沉醉于他的吻，仿佛那是甘霖，而她则是即将渴死的人。

然后她抬起手抚触他的脸，让手指滑入他闪亮的黑发。他有一张令人心动的脸--那种会带人入梦境的脸.....

她微微一笑。“你从来没有说过。”

“我没有说什么。”他呢喃着。

“说我美丽。”

他亲吻她的掌心。“我正思考一些比较有创意的说法。”

“大多数男人的第一句就是这个。”她缓缓地说，并对自己的思绪略感惊讶。她望着他，犹豫是否应该说出来，但是又无法保持沉默。“你以为我喜欢你是因为你灿烂如火焰，洋溢危险与刺激的气氛，但是事实并非如此。我喜欢你是因为你没有说我美丽，而是认为我这个人有意思。我不认为以前曾经有任何男人这样说过。”

他笑着注视她许久。或许是困惑与不安，或者是某种她完全不曾体验的情感，使他的眼眸深处发生微妙的改变。他喃喃地说：“你开始变得严肃了，天使。”

莎娜的声音因喘息而略显不稳：“或许是。在我即将和男人有亲密行为时，我总是会变得严肃。”

他的眼中再次发生某种迅速的转变。“那就是我们即将要做的事情吗？”

她的心跳如此急速，几乎说不出话来：“应该是。”

但是，她感觉他正在缓慢地撤退。他叹息似地望着她，片刻后，他俯身亲吻她的额头。

“谢谢你让我使用你的花园，天使，”他说完后，退开身并离开。

第七章

“确实没有再发生窃案了，我必须承认这点，”莎娜说。

詹探长点点头：“消息传出去，大家都知道你们聘请了一位专家，这就足以吓走一些玩票的窃贼。”

莎娜斜瞥他一眼：“他也是这么说。”

他们俩正在波旁的大厅里穿行。她设法保持轻松的语气：“告诉我，你对他到底有何看法？”

“康席迪？你到底打算问我多少次？”

莎娜拒绝显露尴尬的神情。“我们投下许多赌注，”她提醒那位探长。

她应该说，她自己投入许多赌注。过去一个星期来，她难得见到席迪，甚至常常猜想他是否还在这里工作。她确实见到他的时候，也只是匆匆点个头，从来没有公事以外的接触。事实上，莎娜并不确定自己对他的感觉，她只知道他愈来愈像一团引人猜想的谜。

“何况，”她补充，“你曾经给我他的身世背景、参考资料和事实，但就是从来没有给过你的意见。我要知道你的想法与看法。”

他嘟哝一声：“亲爱的，你的谈话对象是一个干了近30年警察的家伙。我的想法是，康席迪那种男人只会让我头痛。”

“哦？为什么呢？”莎娜感觉心往下沉。

他耸耸肩：“他太聪明，太习惯于玩把戏，而且玩得太好。他迟早会再接受诱惑，只因为他想看看自己是否能够再战败一次。他就像玩上瘾了一样。”

“你似乎不相信他会改邪归正，”莎娜谨慎地说。

他轻轻一笑：“对，我不相信他会。我个人相当喜欢康席迪，也会向任何人推崇他是一等的高手。但是，我不会信任他。你能了解我的意思吗？”

莎娜叹口气：“我确实了解。”

他很快地看了她一眼，似乎开始怀疑她对席迪怀有私人的兴趣。莎娜设法再次换上公事公办的神情。

“到底发生过什么事，才令他决定改行呢？”她问，“你知道吗？”

“发生过几件事情。首先，他在比利时遇过一点麻烦。他碰上一个卧底的警察。”

“我以为他从来没有被抓过。”

詹探长露出片刻的不安。“他确实没有坐过牢，但是，那是因为他曾经协助警方破获一个很大的犯罪集团，而且他的表现非常好。”

“你说发生过几件事情，”莎娜催促。

詹探长沉思地皱起眉头：“对，另一件事是不曾提起的，但是，我觉得这才是他接受警方条件的真正原因，甚至和播特比这个家伙有关。”

“特比！”莎娜轻呼出声。

“对。特比把席迪收归在他的羽翼下，教导他一切，并照顾他。我猜你可以说他是那个孩子的唯一父亲。当然啦！他是个驼背的家伙，但是，仍然在窃盗界拥有很高的声誉。总而言之，他在某次工作时意外身亡。据说，席迪非常难过。警方告诉他，特比和国际刑事警察组织有关之后，席迪从此站到我们这一边来。”

莎娜发现自己愈了解他的一切，就愈对他产生更多的好奇及幻想。

“不过，你说得没错，他在这里确实做得很好，”詹探长继续说，“当然，旺季的展开或许仍然会引来许多小偷，但是，如果你询问我的想法，我认为麻烦已经结束。”

大门在这个时候打开，大队人马走进来，场面十分豪华壮丽。6个男人推着装满行李的推车走进来，然后是两个秘书和一个贴身女仆。在他们的身后，是3个穿着整齐的年轻人推着装满鲜花的小车，接着是一队捧着箱子和盒子的服务生。

这个队伍之后是一个展示的铁笼，里面坐着一只非常雍容华贵的猫，铁笼上方的名牌写着它的名字叫埃及艳后。不过，它当然无法与那位千娇百媚的历史人物相提并论，但是，它确实很像后面那位相当丰腴的贵妇人。她披着皮裘，傲慢地出现在大家眼前。

“老天爷，”詹探长叫道，震惊地后退一步，“是某位贵族吗？”

“不是，”莎娜苦笑一下，“是白爱莉。对不起，探长，我得回去工作了。”

詹探长再次瞥视那些装着珠宝和财富的箱箱盒盒：“我也是。”

莎娜拉直她的短外套，抚平头发，并调整手腕上的链子，然后，带着最亲切的微笑走向那位贵宾。

在一阵寒暄之后，白爱莉由韦格瑞陪同上楼，莎娜则留下来处理白爱莉的那一堆行李。这位贵宾尚未抵达，她就一直很紧张，因为白女士总是漫不经心地随意搁置那些价值连城的珠宝。

她正焦头烂额地处理那难行李时，康席迪突然出现。她惊讶地注视他从口袋里取出一个无线电通话器：“史丹，你最好再派一个人来大厅这里。我们必须确保这批行李不会在大厅里遭窃，而且柜台相当忙碌。我们15分钟之内在白女士的套房碰面。”

莎娜倏地了解两个男人已经联手合作，而且配合无间。她震惊地望着席迪：“你确实控制住整个局面了，对不对？”

他伸出一根手指要她安静，接着把无线电转向另一个频道。“时间很宝贵，石先生，”他低声说道。莎娜看到位于大厅另一端的侍者领班抬起手表示他知道了。另外3个侍者几乎是立刻出现并开始把行李搬进电梯里。

席迪望着莎娜：“你好象很惊讶。”

她摇摇头，压回一声愤慨的叹息：“你做任何事情都不会令我惊讶，康先生。我已经开始相信你是我认识的男人当中，最莫测高深的一个。”

“大多数的男人在听到这句话时都会感觉受宠若惊。但是，我为什么会认为你这句话并非恭维呢？”

莎娜张开嘴准备反驳，但她感觉得到，在这场口舌之争中，她根本毫无胜算。所以，她反而说：“你何不继续去做你的工作，我也去做我的？”

“从我认识你以来，这是你说过的话当中最明智的一句，”他回答。

她已经半转过身准备离开，但这句话又使她停住脚步：“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我觉得这句话本身已经够清楚了。”

他把无线电对讲机塞进口袋里，注视白太太的最后一件行李送往电梯。莎娜忍不住在心底赞叹他们惊人的效率。她朝他走进一步并压低声音，因为大厅里相当安静：“我希望你不是在暗示我对待你的态度不合乎全然的公事公办。”

“你当然是这样，”他轻松地回答，“从我们相遇后，你就没有保持过公事公办的态度。你阴谋铲除我，要警察暗中调查我，设法鼓动员工反抗我，拒绝与我合作，你尽你最大的力量阻碍我的工作。而这一切，只是因为你无法应付我对你的吸引力。我认为这是最不敬业的行为，你觉得呢？”

莎娜愤怒地张开嘴，不知道该从何说起？该先反驳他荒谬的指控，还是先痛斥他那不可思议的结论。他对她的吸引力？不敬业？拒绝合作？他怎么敢！她挣扎了好一阵子，却发现说不出话来。

电梯传来的铃声显示已经有电梯抵达，他看看手表，然后用礼貌的语气说：“请容许我先告退，我还有事。”

她三步并成一步赶上他，沉默地随他走进电梯里。电梯关上门之后，她才爆发出来：“我？我不敬业？是谁闯进我的办公室--而且--趁我睡觉时，占我便宜？是谁闯进我的家里？而且我并没有找警察暗中调查你。”

“我知道，詹探长只是私底下协助你。”

如果她不是如此愤怒，或许会注意到他扬起的嘴角和闪亮的眼眸，并了解他多么以此为乐。但是，她已经注意不到任何事物，因为她必须宣泄累

积了一个星期的沮丧与困惑。

“让我们把话说清楚，看！到底是谁应付不了谁的吸引力！”她继续愤怒地说，双手紧握成拳。“你或许记得、我从来没有弃你而去！”

“那是我生平犯过的最大错误，”他承认，利落地转过身子把她拥进怀里。

莎娜甚至没有时间发出震惊的喘息，他的唇已覆住她的，他的舌探入她的口中，热力与晕眩袭击她，使她融化在他怀里。激情燃烧她，莎娜费力地咽回一声呻吟，无助地把自己压向他，他的气息混杂着薄荷与海风，全然的阳刚与不驯仿如迷幻药般迷惑住她，使她全身涨满无法控制的渴望。令她惊讶的并不是因为激情来得太突兀，而是因为它的猛烈。

她依稀听到电梯的铃声，知道他们即将抵达。席迪勉强地放开她的唇，他的呼吸炽热地呼向她的颈项。

“你到底在干什么？”她低声道，“我以为我们是在吵架。”

“你只是不想被人看透，”他沙哑地回答，他的舌伸向她锁骨间的凹洞，令她喜悦地颤抖起来。

“你疯了！”她喘息道，紧紧偎着他，虽然她明知应该退开。

他在她的喉头印下最后一个深吻。“你绝对不可以忘掉这个，”他喃喃地说。

电梯门打开，莎娜连忙退开身子，并用力呼吸一下，她伸手抚平头发，拉直外套和裙子，席迪则始终冷静而含笑地为她按住电梯门。

走进信道时，她的头始终昏沉沉的，神经好象是团纠缠在一起的电线。她甚至没有猜想他们要前往哪里，以及她为什么在这里，直到走到信道的尽头并听到白爱莉愉快而高亢的笑声。

韦格瑞在那间豪华套房里，盖史丹也在，此外，还有6个服务生和两个女仆。爱莉愉快地命令他们，根本不管他们的身分与阶层。行李箱一一打开，里面的东西散乱在椅子和地板上。闪亮的珠宝与丝缎吸引精莎娜的注意力，她暂时忘记电梯里的激情画面了。

“亲爱的，亲爱的，赶快进来！”爱莉抬起胖胖的手臂朝莎娜挥动，“你可以建议我今晚该穿什么衣服。我有没有告诉你毕克要来吃晚饭？我必须挑件漂亮的衣服，但是不能太嚣张。”

“那就不能太妖艳，对不对？”莎娜走进房门，设法保持笑容。

爱莉发出小孩般的笑声，开始翻箱倒柜地寻找。“我一定要让你看看我最近的收藏品！真的是无法用言语形容的。”

莎娜感觉得到在她取出那个珠宝盒时，两个负责治安的男人都畏缩了一下，她即刻就打开珠宝盒了，因为它根本没有上锁。

“白女士，”席迪走上前，爱莉正在那堆戒指、手镯、和项链之间翻寻。

“请容许我自我介绍，我叫康席迪，最近刚应聘为这一家饭店的安全顾问。”

爱莉抬起头，懊恼的神情立刻消失。“老天，”她朝他伸出手，“你长得真好看，对不对？”

席迪绽开笑容，低头亲吻她的手，爱莉几乎发出满足的低吟。

“也很有礼貌，”她愉快地欣赏着席迪，仿佛他是一道美味的甜点，“你说你在这里做什么工作啊？年轻人。”

史丹走上前，唐突地清清喉咙：“我相信康先生正打算建议，你或许应该把这些美丽的珠宝存放在饭店的保险箱里，夫人。”

“胡说！”爱莉不悦地把注意力转离席迪身上，“我大老远从纽约搬来这

难东西，为什么还得把它们埋进某个不见天日的保险箱里？拥有珠宝的唯一乐趣就是戴它们，我相信这个英俊的年轻人一定会同意，对不对？亲爱的。”

“我确实必须同意，”席迪圆滑地回答，“像你这么美丽的女人当然应该搭配美丽的饰物，但是，既然你无法同时戴这么多珠宝，或许你可以把其余的寄放在安全的地方。”

爱莉转向莎娜，眼角余光仍在席迪身上打转：“如果这里是百货公司，我一定会订购10个他。他是不是最珍贵的无价之宝啊？亲爱的。”她转回身于，把那个珠宝盒塞进席迪手中，补充道：“这里没有我要找的那个东西。我到底把它搁在哪里了……”

莎娜忍不住注意到席迪扫视那些珠宝的神情：他迅速地评估它们的价值。有效率地计算出一个总额，这似乎已经成为他的第二天性。莎娜倏地感到不安，而且显然不只她一个人有这种感觉。

史丹从容不迫走近，接下席迪手中的珠宝盒：“我会负责把这盒珠宝送进保险箱里。”

席迪绽开笑容：“当然。”

“我找到了！”爱莉宣布，得意地抓住一个长形的盒子。“你能想象吗？我还以为我把它留在家里了。”

她没有再啰唆，径自打开盒盖，向每一个人展示里面的项链。莎娜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灿烂耀眼的翡翠与钻石组合，中央的翡翠又大、又绿、又亮，由纯金的花形支撑住；旁边的叶片则缀着雕琢完美的小钻石，链子也是花形设计，由软小的翡翠与碎钻组合而成。整个手工是如此精致，宝石是如此完善，即使放在金中，都闪亮得令人无法逼视，令人叹为观止。

“这是不是很美？”爱莉神采焕发地说，“是麦菲利的设计，他是最负盛名的珠宝设计师之一，曾经赢得所有种类的奖项。这条项链也有一段耐人寻味的历史。其中有一部份是古董，据说这些翡翠曾经属于——”

“约瑟芬，”席迪低声说，“是她的结婚礼物。”

莎娜凝视着他，她从来没有见过任何男人的脸上出现如此赤裸的欲望。她体内的每一个女性本能都因嫉妒而骚动。但是，较为理性的一面立刻感到警觉与不安。

白爱莉似乎很惊讶，然后露出赞许的神情：“老天，就是她！我一看到你，就知道你是一个识货又受过良好教育的绅士。”

席迪凝视着那条项链，“我可以看一下吗？”

爱莉毫不迟疑。“当然可以，亲爱的。”她取出盒中的项链，相当傲慢地对史丹说，“你瞧，这才是美丽事物存在的意义——让人享受与欣赏，而不是锁在一个没有人看得到的安全地方。”

她把那条项链交给席迪，他怀着敬畏与喜悦之情接下它，着迷地抚摸每一颗宝石。

莎娜望着他，忍不住联想起那些手指碰触她肌肤的神奇时刻，并再次感觉那股混杂着嫉妒与兴奋的怪异情感。

“这是一项卓越超群的作品，”他终于沙哑地说，“必须恭贺你能拥有它，夫人。”

爱莉的脸整个亮起来：“你知道，我实在非常得意。我就像个小孩子似的。在获得一样新东西时，就会迫不及待地向每一个人炫耀。”

“我确实能够了解你为什么向大家炫耀这么完美的东西，”席迪同意。

“但是，白女士，”莎娜连忙插嘴，“你不会想今晚就戴吧！”

爱莉困惑地皱起眉头：“不应该在今晚吗？”

“噢，我认为你应该把它保留到某个特殊的场合，”莎娜坚持。接近如此罕见与昂贵的项链，她紧张得都要冒冷汗了，而且，她看得出韦格瑞也有相同的感觉。

“确实是，”格瑞同意，“像这么精致而完美的项链，理当在最特殊的场合出现，而且在那之前，我真的认为你应该明智地把它寄放在我们的保险柜里。”

莎娜看得出白女士正要开口反对，所以连忙走近一步：“白女士，请你一定要这么做。那条项链至少值100万--”

“它的价值是230万。”席迪轻声说出。

莎娜凌厉地望着他。他仍然握着那条项链，仍然抚摸着它。“我们客房里的保险柜并非用来存放这么昂贵物品的，”莎娜显得极焦虑。

“噢，烦死了！”爱莉蛮横地说，“我从来不用那些愚蠢的东西。你要我怎么做呢？年轻人。”

席迪抬起视线望向她，并绽开笑容。“白夫人，这是你的项链，你有权利随心所欲地欣赏它。”他显然非常勉强地把那条项链还给她，并继续说：“但是，像这么罕见又这么美的东西……呢，它应该有权利获得额外的照顾，对不对？如果我有一部古董车，在不使用的时候，我会把它停在有特殊装置的车库里；如果我有一瓶上好的葡萄酒，我会把它保存在有温度调节的酒窖里。对于这么完美的艺术品，你能够掉以轻心吗？”

白爱莉给他一个笑容，显示他的眼力果然不凡。“我知道你不是在建议我应该把项链存放在地窖里……”她夸张地叹口气，把那条项链放回盒中并关上盒盖。“好吧！把它拿到你们那积满灰尘的古老保险柜里吧！”

“你做了个正确的选择，夫人，”史丹说，“我会立刻把这些珠宝送进保险柜里，并开立收据给你。”

“好吧！你就那么做吧！”懊恼的时刻只持续一下子，因为爱莉的注意力已经转移向另一件事上。“我相信我今晚应该会穿那件金缕衣，而且你说得对，亲爱的，那些翡翠跟它一点都不相配。”

“夫人，很高兴能够为你服务。”席迪说。

“如果你有任何需要，请随时让我知道。”韦格瑞补充。

现在，项链的事情已经解决，每一个不期盼拿小费的人都准备开溜了。格瑞和席迪幸运地离开，莎娜也几乎到达门口，但是，爱莉及时叫住她：“噢，亲爱的，别忙着走。”

现在我们有许多时间，我要帮你算命，我最近才学会看手相。请过来这里并坐下。”

“噢！我真的不想打扰你，你刚刚到，一定有许多事情要忙。”莎娜婉拒，继续一步步退向门口，“或许以后再看。”

“胡说！我现在的心情正好，最适合帮人算命。”

“但是你的行李都还没有整理，而且埃及艳后也要修剪指甲了。”

“过来这里，”爱莉命令。莎娜没有选择的余地，只能乖乖服从。

“只是很快看一下，”爱莉牵着莎娜走向光线最好的窗前，并发出咯咯的笑声，“我承认我真的很好奇……啊哈！我猜对了！”

她得意地握住莎娜的手掌，指着它的中央。“这就是那个讨人喜欢的年

轻人，就像我怀疑的那样。老天，如果你不小心点他会在你毫不知情时，偷走你的心！”

莎娜没有望着她的手掌，反而瞪着她的手腕。她抿紧双唇，缓缓围起手。“我担心的不是我的心，”她喃喃地说，并抽回她的手，勉强挤出一个笑容。“请容许我告退，白太太，我必须去抓一个小偷。”然后，她留下那个吃惊的贵妇，大步走出房间。

第八章

她在电梯前赶上席迪，不幸的是，他站在一群客人之间，正在跟韦格瑞交谈。她强迫自己深吸口气镇定下来，并挤出一个礼貌的笑容：“康先生，我是否可以借用你几分钟？”

他朝她偏过脸：“当然可以。”

他等待她说话，那群客人也是，还有韦格瑞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她很难保持笑容。

“可以私底下谈吗？”她僵硬地问。

他瞥视手表，好象还有其它更重要的事情要做：“我有几分钟时间。到我办公室可以吗？”

电梯铃声响起，门打开。

“可以，”她说道。

客人开始走进电梯，莎娜忍不住想起前一刻与席迪搭乘电梯的情景。现在有这么多人作陪，她不知道应该是松口气，还是感到失望。

席迪从外面为她按住门，她走进电梯。

“你的办公室究竟在哪里？”她困惑地询问迟迟不进电梯的席迪。

“哈！就在这一层的300套房。”他俏皮地回答，并松手放开电梯门。

莎娜在电梯门关上之前及时跳出来。

“非常好玩，”她白了他一眼。

他绽开笑容，伸手拿起她的手，把她的手镯放回她的手掌上。

莎娜握住那个镯子，深吸一口气镇定自己：“你为什么老是这么做？”

他朝她扬起眉毛，带领她走向他的套房：“因为这是如此容易！”

“我不是开玩笑，”她把手镯套回手腕，他们已经抵达他的门口。“看在老天的份上，它甚至不是纯金的！”

他微微一笑，伸手环住她的颈项，温柔地抚摸起来。

“因为，”他简单地解释，“我不要你忘记我是谁。”

“那是不太可能的事情，”莎娜低声说，但是他温柔的碰触已经在她肌肤上留下一股不容漠视的温暖。

他把卡片塞进锁里，房门应声而响，不必再做第二次尝试。莎娜知道他们更换过新的系统，但也只是看过报告，她还不是很清楚。

他推开房门，转头瞥视她：“还有其它事情吗？”

莎娜挺直肩膀，“还有，康先生。还有其它事情。”

她走进他的套房。

那个套房不像白爱莉的那么宽敞与豪华，但是，它已经超过饭店员工的享受标准，只有韦格瑞的套房能够与他的媲美。他把外面的客厅改装为舒服而豪华的办公室，除了办公桌等必要设备之外，还有电视、吧台和沙发，办公桌正对着面临海景的落地窗。

通往卧室的房门开着，莎娜知道里面有一张超大尺寸的床和豪华的卫生淋浴设备，因为她熟知这家饭店每一个房间的格局。

她环顾四周：“非常不错。而且多么方便--距离你的最大仰慕者如此之近。”

“嫉妒不适合你。”

他走过房间，打开通往阳台的门。海浪的声音和清爽的微风一起涌进房里。

“即使我有嫉妒的倾向，”莎娜忍不住反驳，“也会有更好的理由，绝对不会是因为你的居住环境。”

“哦？”他转头注视她，“那么是因为什么呢？”

他站在办公桌前，阳光从阳台泼洒进来，在他的黑发上留下红金色的光彩，走进套房之后，他立刻脱下外套并松开领带，现在他站在她面前，只穿着雪白的衬衫和灰色西装裤。

她已经后悔说了那句话，但是，她似乎无法回避他的问题。她皱了皱眉头：“我们这么说吧！我敢打赌你从来没有用注视白爱莉那条项链的眼神注视任何女人。”

“那么，你一定没有非常留意我注视你的眼神。”

她没有料到他会这么说，但是；她也从来不知道下一步他会做什么。她感觉热度快速爬上脸庞。她的手指紧握成拳，但不是因为愤怒，而是要为自己打气。她略微昂起下巴，武装起自己，为的是要抵抗他的微笑、眼眸和魅力。

“你不应该拿这种事情开玩笑，”她严厉地告诉他。

“你为什么认为我是在开玩笑？”

“你怎么会那么清楚那条项链的底细？”她问，“你本来好象根本不知道白爱莉是何方神圣，但是，只要瞧一眼那条项链，你就可以道出它的历史渊源和市场价值，甚至不必经过大脑思考。你怎么会知道呢？”

他眼中的幽默逐渐消失，不过，他轻松的态度并未有丝毫改变。“我看书啊！”他随口回答，“这是我份内的工作。”

“哪一份工作？”她厉声说，但立刻后悔莫名。

寒霜罩上他的眼眸，足以令她全身冻结。他不再假装这是一段友善的对话。

“你为什么这么关心？”他冷冰冰地反问，“我真的不认为这是你份内的--”

“你明明知道我为什么关心！”

“啊！是啊！永远不松懈的看门狗。”他的语气现在也变得严厉，眼眸冷如冰山。

“只要跟你的饭店有关，你就不能容许任何风险，对不对？”

“这件事与饭店毫不相干。”她边叫边转过身体。“老天！你快把我逼疯了！我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应该相信你，什么时候该把你的话当真。你为什么不能老老实实地跟我说话，即使只有一次也好？”

他惊讶地朝前走近半步，然后停下脚步，恢复那个熟悉的嘲讽神情。“你最好不要相信我，天使。而且你应该了解，你永远不应该把我的话当真。”

莎娜毫不畏缩地回视他。

“这就是你那天弃我而去的原因吗？”

他沉默片刻，没有回答。他们站在那里，相隔大约两公尺，但是，他们之间的距离仿佛巨如峡谷，但在同时又近如只有一息之隔。莎娜的脑海中，理性的声音一直穷追不舍地问，你到底在干什么？你为什么非要逼问这件事？看在老天的份上，罢手吧！在你还能做到的时候，赶快脱身。

但是，他们之间的空气带着期盼的电流，而且，她完全知道为什么这么做。现在要脱身已嫌太晚了。

“如果我留在那里，你认为会发生什么事情呢？”他柔声问。

她唯一看得到的是他闪亮的黑发和英俊的脸庞，唯一感觉得到的是他深情的凝视，他甚至不需要碰触她，就可以引发她的激情，接近她，燃烧她。

“我们会在一起。”她回答。

他的视线回到她脸上。但是，他的神情仍然平和如常，眼中则带着谨慎的质疑。

“那么，我的离开是帮了你一个大忙，对不对？”他沙哑地说。

虽然她设法保持平衡的声音，但是她的回答还是有点喘：“是吗？”

她数着自己的心跳，感觉每一秒钟都变得漫长无比，期盼与不安愈来愈像酷刑般折磨着她。然后，他走向她。

窗外，一只海鸥发出尖叫。一阵大风吹进来，扬起窗帘并吹乱桌上的文件。莎娜一动也不动地伫立着，她的眼中只有那个愈来愈接近她的男人。她的心跳得如此厉害，连她自己都快控制不住了。

席迪的手环住她的纤腰，把她拉近，他朝她低下头，她以为他会吻她，而她也已经无力抗拒他的力量。他的眼眸宛如闪亮的宝石，而且有熊熊的火焰正在燃烧，这种感觉刺着她的肌肤，燃烧着她的血液。

但是，他的唇近得足以贴紧她时，他开口了：“你到底想从我这里获得什么，莎娜？”

他沙哑地追问，他的呼吸拂过她微启的唇，“一个向你父母炫耀的机会吗？或是你想探索人性中狂野的一面？还是一个尝试过危险生活的机会，并在日后向人诉说吗？”

她的心跳得更加厉害，呼吸变得颤抖，她的喉咙绷紧，几乎夺走她说话的声音。

“或许吧！”她低语，集中她所有的意志力，在他的怀中站直身躯，并迎接他的凝视，“这些或许都是，或许……还要更多。”

“我无法给你更多，天使。”他的眼眸深邃而专注，他望着她，好象正在尝试把他的话刻在她脑海中。“不要期盼从我这里获得更多，你了解吗？这是我唯一能够给你的。”

“你错了！”她说。

他的手在她的腰间收紧，她以为他会推开她。或许那正是他想做的事情。但是，他反而移近一步，仿佛被无形的磁铁吸引。他的唇轻轻拂过她的唇，似乎在把那些话送进她的嘴里。“不要信任我。”

晕眩袭击她，她伸手按住他的胸膛稳住自己。“我不会的。”她低语。

他的舌舔过她的唇，品尝着她。“不要依赖我。”

“好。”莎娜闭起眼睛，热力迅速传遍她的身躯。

“不要尝试改变我，”他低声说，“还有，看在老天的份上，不要爱上我。”

“我不会的。”

他的嘴搜寻她的嘴，她踮起脚尖迎接他，并惊讶地发现自己饥渴而贪婪。她的手指按住他胸膛坚硬的肌肉，往上滑动，经过他的肩膀，环住他的脖子。他炽热的肌肤刺痛她的手掌，暗示着她需要更多。他的手往上移动，然后滑入她的头发。他的手指埋进她的秀发中，她仰起头，接受他更深入的吻。

他费力地移开他的唇，粗重地喘息着，用双手捧住她的脸庞，专注地搜寻她的眼眸，他的眼神狂热。“天使。”他沙哑地唤道，“自从那天早上离开你之后，我就无法把你摒出我的脑海，而且每一次当我想到你，我的血液好象都在沸腾。如果现在你不制止我，我们俩都会遇到许多麻烦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她低语。

任何有理智的人都会在此时退开，任何正常而负责任的人都会那么做。但是，莎娜却用手臂勾住他的脖子。

这是疯狂的行为，莎娜心里很清楚。现在是办公时间，他们俩都有任务在身，电话随时会响起，还有敲门声，但是，这项认知并未浇熄她体内的欲火，相反地，那只会使她更加饥渴。他的诱惑危险吗？也许是冒险、刺激、风险……也许还有更多！这才是她迫切渴望的，她不愿错失这一切。

她解开他衬衫的扣子，伸手探进去。感觉他坚硬而结实的肌肉。她张开嘴，品尝他炽热的脸庞，接着滑向他的喉咙和锁骨，深深地吸进他的阳刚气息。

他的手爱抚她，他的呼吸炽热地喷向她的脸庞，深长而缓慢，但颤抖着。他的心跳像擂鼓般敲向她的掌心。

“不要后悔，”他低语，他的热力令她的膝盖发软，“我不要你后悔。”

“我不会。”她低语。

他们开始一起完美地配合彼此的需要。仿佛她的整个世界只剩下这个男人，这个狂野、刺激、温柔、神秘、又带着莫名脆弱的男人。她渴望他胜过世界上的任何事物，她要宣布他是她的，而且她也属于他，她要爱他……也要他爱她。喜悦的波浪愈来愈猛烈，似乎即将淹没整个世界，甚至整个宇宙。在最后的高潮降临时，她感觉自己好象已经爆烈为无数闪亮的碎片，她的灵魂筋疲力竭地欢唱着。他们曾经是两个人，现在却合而为一，从此以后，她将永远无法完全与他分离。

微风吹进敞开的窗户，她躺在他的怀中，感觉他们汗湿的身体逐渐变凉，也逐渐感觉到外在世界，听得到从远方传来的浪潮、笑声和海鸥的叫声。莎娜让那些声音和气味飘进她晕眩而满足的意识里。她没有任何疑问，也不要求任何事物，只期盼这一刻能够永远持续下去……而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事情。

电话响了两声并倏地中断，大概是转进录音机里了。席迪没有移动，他的手臂温暖而强壮地环住她，熟悉的身体线条紧贴着她，他的呼吸像叹息般进入她的发中。

她抬起他们交握的手凑向唇边，亲吻他的手指。她的镯子闪现细碎的光芒，她含笑注视他。“你在想什么？”

他的笑容慵懒而祥和，但又带着些许哀伤。他松开手指，腾出一手轻

轻抚过她的颧骨。“想着你有多出人意料，多么迷人与美丽……啊！天使。”他垂下眼睑，掩盖他的神情。“我们到底做了什么？”

她回答：“我有点怀疑这可能是这家饭店首次发生这种事情。”

他绽开笑容，把她的脸转向自己，在她的额头印下一个缠绵的吻。

“你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女人，”他柔声说，“而且非常非常愚蠢。”

“已经有人告诉过我了。”

他望着她，搜寻着她的眼眸。他的脸上忽然显现出不安，仿佛不愿再沉缅于他们刚纔共享的美妙中。“莎娜……”

她本能地知道不想听他即将要说的话。“告诉我一个秘密，”她打断他的话，“特比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？”

他的身体变得僵硬，她看得出他努力地想为她开启那部份的人生，并且与她分享那段非常痛苦的记忆。

“他死了，在工作的时候。”

他的声音再次变得轻松而近乎随便，但是，现在莎娜已经了解，他只是利用这种语气来掩饰情感。他坐起身子，伸手去取他的长裤，把莎娜的衬衫递给她。

然后他说：“那真的是一桩愚蠢的事。那栋楼只有两层--即使第二层楼距离地面有30多米，但他已经太老，不适合做那种工作了。”

他背对她，声音粗嘎，莎娜怀疑，在他听到自己的声音时，或许也和她一样惊讶。

詹探长说他从来不向任何人提起这件事，但是，莎娜要他告诉她，而席迪显然也想告诉她。

“他摔下来，”他说，“显然有人进去，他必须迅速地逃走，结果--他就摔下楼了。”

在他们发现他的时候，他的口袋里只有20元。”

他穿上长裤并扣上扣子，动作利落，但是，他的沉默却隐含着不曾道出的痛苦，或许只有莎娜体会得到那种心痛的感觉。她穿上衬衫并拉紧，因为他已经站在离她十几公分的地方了。

他再次说话时，他的声音因痛楚而显得沉重。“20元，”他重复，“他为了20元而死。我猜我是在那时候了解，他教给我的一切以及我们做过的一切，都只是一场空……而且我不要他那样的下场。更重要的是，我了解我们过去拥有的人生并不是我想要的。我撷取的只是片断的人生，我永远无法拥有那种安宁、稳定、安全、又受人尊重的生活。我再也不要那些片断，我要真正的人生，而且我终于了解这种事物是我永远偷不到的。在那之后，我一直努力地工作，设法赢得尊重、信赖和稳定。”

然后，他转头注视她，温柔的视线非常哀伤。“天使，我无法超越过去，而且你也不是第一个指出这点的人。但是，和你在一起时，我几乎认为我能，至少，你让我想尝试。和你在一起的我似乎感觉自己变得比较好，不再是原来的那个我。这就是我为什么不想为刚纔的事道歉的原因，即使我明知应该道歉，因为如果我说我不快乐，那么，我就是说谎。”

莎娜走到他身边，把头偎在他的肩膀上，并用手臂环住他的腰。“我也快乐，”她柔声说，“而且，我不要你道歉。”

他坚决地握住她的手，张大双眼看着她的神情。

“我很快乐，”他谨慎地说，“因为这是一段珍贵而不可思议的回忆。你

知道我们只能到此为止，对不对？”

莎娜感觉心跳变得缓慢与沉重，这是她不想听到的话，但是，她并不惊讶。她比他以为的更了解他，或许也超过她想要的程度。

“不，”她道，“我不知道。我知道的是某件事正在展开，而且我认为这或许是我这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件事。我也认为我有权利去发现结果。对不对？”

他垂下视线。“莎娜，你明知那是不可能的事。我不是那种能够让你依靠的男人，你的人生中不该有容纳我的空间。”

“我不知道，”她稳定地回答，“我只知道，和你在一起的时候，我感觉生命充满了希望。我以前从来没有这种感觉，所以我也不打算不战而退，康席迪。”

电话再次响起，这次，他的视线射向它。“我知道，我把握时机的工夫非常差劲，”她说，“这一向是我的缺点之一，但是……”她轻抚他的脸颊，设法逼他绽开笑容。

“我对男人有非常差的品味。现在没有时间聊，席迪，今晚到我家来。我们一起吃晚餐。”

我们可以坐在花园里喝酒、看星星、聊天。好不好？”

她可以从他眼中看出，他决定要拒绝。莎娜的每一根肌肉和神经都绷紧着，她想说服席迪答应。

接下去发生的事情几乎令她相信心想事成。他捧住她的脸庞，绽开笑容，非常温柔地亲吻她的唇。“我不可能抗拒得了你，”他说，“今晚，我会过去。”

今晚，一切都会改观，她会成功。

她唯一的要求只是一个机会。

第九章

他不会来。

莎娜在晕眩中度过了一天便早早回家，忙着做各种琐事，因为只要一闲下来，她就会听到那个小小的声音不断地告诉她，他不会来。

她买了虾子、现烤的面包和芳香的蜡烛，拒绝回忆他眼中的神情，因为那神情清楚地写着他不会来。她在浴缸里泡了许久，然后擦指甲油、洗发、吹干头发。

莎娜有那么一刻认为，席迪或许是对的。她们应该埋藏并遗忘那场在房里共享的华丽冒险，并从此让欲望冷却。毕竟，她的人生中还有更重要的事情。

但最后，她还是穿上一件贴身的露肩洋装，让长发被散在肩上及背后，在花园里点了6支蜡烛，并告诉自己他一定会来，他们最后共享的那个吻，并不是他用来道别的方式。

她斟了酒，做了沙拉，坐在点燃蜡烛的花园里等待。

室外变冷时，她带着酒走进屋里。许多次，莎娜准备打电话给他，但

每一次她都说服自己放弃，她必须给那个男人一些尊严，也该给自己留一些自尊，不过，她还是一直愚蠢地等待，并喝下更多的酒。她希望他会改变心意，并发现他终究无法抗拒，然后像台风般冲进她的家。她蜷缩在沙发上睡着了，手里拿着一个空酒杯，心里仍然抱着希望。

第二天早上电话吵醒她时，她还是躺在那里。

尖锐的铃声刺痛她的头，阳光射向她的眼眸，整个房间里充斥着蜡烛燃烧后的味道和褪色的美梦，到处都是点点的烛泪；厨房料理台上的鲜虾沙拉面目全非，酒瓶倒在地板上。

莎娜从来没有见过这狼狈的画面。

铃声继续尖锐地响着。她蹒跚地走向它，眯起眼睛避开早晨的阳光。

“喂？”她沙哑地说。

“孟小姐，真是一个愉快的惊喜啊！”那是韦格瑞的声音，“你今天到底要不要上班，或者，你有更重要的事情？”

莎娜瞥视手表，几乎压抑不住那声惊叫，已经快11点了！“我马上过去，”她设法镇定地回答。

“很好。但请你一定要尽快，公司出事了，我们需要所有能够派得上用场的人手。”

在说完那些话之后，格瑞挂掉电话，留下莎娜惊慌地思索着。出事了？什么样的事呢？这就是席迪昨天晚上没有现身的原因吗？当然不是。席迪昨晚没出现是因为他是康席迪，而她则是一个白痴。不过，公司既然出事，就必定和他有关。他还在那里吗？他不但遗弃她，也抛弃他的工作和对饭店的责任吗？这就是韦洛瑞口中的出事吗？

她迅速地刷牙、洗脸、更衣，在4分钟内跑上车子。5分钟后，她快速地停好车子，冲上饭店的阶梯。她的秘书在门口迎接她，根据那个女人脸上的神情判断，莎娜可以了解事态有多严重。

“他们在白爱莉的套房里，”何莉说，“韦先生每隔一分钟就打电话来找你。赶快去吧！”

莎娜快步跑向电梯，恐惧敲击着她。白爱莉的套房……她早该知道，她一直知道这种事情有可能发生。

那个房间里一团紊乱，就像她预期中那样。她喘息地抵达敞开的房门，在那一刻，她只能设法保持冷静，并审视那个房门，设法寻找任何线索，即使她已经知道答案。

她只来得及用橡皮筋圈住头发，长发垂至腰间。她穿着长裤和宽松的棉布夹克，脚上是凉鞋，没有穿袜子；她的眼睛浮肿，脸上没有化妆。在那些人看她的时候，她很清楚自己是什么德行。

詹探长站在那里，还有两个穿制服的警察，盖史丹也在那里，还有负责晚班警卫的柯亚特和韦格瑞。此外还有两个可怜兮兮的柜台服务人员和白爱莉。莎娜最希望看见的那个人却不在那里。

爱莉是最后一个注意到莎娜的人。一看到莎娜时，她轻呼出声，并站起身子。“噢，亲爱的！你听说了没有？这是不是最糟糕的事情啊？”

她穿着丝质长袍，头上包着粉红色的丝质头巾，怀中紧抱着埃及艳后，莎娜注意到那只猫的项圈和爱莉手腕上的钻石镯子是搭配的一套。

爱莉不等她回答，自顾自地大叫：“我的项链，翡翠与钻石的那条--噢，我怎么可能这么笨呢？那条项链不见了！完全失踪了！”

莎娜双腿发软地靠在门框，她深吸一口气，设法保持头脑的清晰。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如此震惊。而且，她为什么不能甩脱席迪注视那条项链的神情？

她设法发出声音，而且真的听起来很冷静。“可是，白太太，你指的一定是，你不知道把它摆到哪里去了。价值200多万元的翡翠项链不可能就这样凭空消失。”不可能在我的饭店里，她在心中祈祷，不可能在我所爱的男人负责的时候丢掉，但是，她知道祈祷无益，就像她昨晚为他所准备的一切。

爱莉已经在摇头。“我根本没有机会乱摆，连一个机会都没有！昨天晚上我下去拿我的项链，它还在你们的保险柜。但是，今天早上，我决定戴它和威廉一起吃午餐。盒子还在那里，就在我先前放置的地方，不到半个小时，我回到房间打开它时，里面已经空空如也！”

“你为什么没有在楼下打开盒子？”詹探长问道。

她茫然地望着他，“我为什么应该那么做？”

詹探长又问：“你确定在回到房间之前，那个盒子不曾离开你的视线？”

“我告诉过你了，不是吗？”爱莉愤慨地回答，转向莎娜。“老实说，我真的相信重听是现在警察的通病--我已回答过数十次相同的问题了！”

她突然把埃及艳后塞进莎娜的怀里。“你能不能帮我照顾她片刻，亲爱的？这个可怜的宝贝被这一切弄得如此烦躁，我担心她可能又得进医院了。这些警察就是不肯让我安静片刻。”

爱莉带着一阵香味离去，埃及艳后把爪子戳进莎娜的肩膀并大声咆哮。

莎娜小心地闪避猫的爪子，虽然它的指甲已经修剪，但爪子还是相当锐利。接着，她设法思考爱莉刚刚告诉她的话。

韦格走向她。“很高兴有你的加入，孟小姐。相当紊乱，对不对？还认为旅馆业是一个有趣的行业吗？”

莎娜边走进房间里，边把那只猫移向比较舒服的位置。“老天！这不是真的，对不对？那条项链根本没有被偷走？这种事情怎么可能发生呢？”

“我们每一个人也都在思索这个问题。昨天晚上8点，白太太下楼挑选晚餐要戴的珠宝时，那条项链还在，但是，今天早上10点半时，它就不见了。我不喜欢思考这条头条新闻会给旅游旺季带来什么样的影响，你呢？我们俩或许得在这个月结束之前开始寻找新工作。”

莎娜叹了一口气，席迪在哪里呢？她再次移动怀中的埃及艳后，也再次得到一声警告的咆哮。

一个声音在她耳边低语：“我已经审问过那只猫。”

莎娜倏地转身面对席迪。他穿着浅桃色的棉质衬衫，打着灰色的丝领带，他的脸刮得很干净，看起来精神饱满，带着往常那个玩世不恭的笑容。

莎娜的心开始慌乱，她不知道到底应该欢喜地搂住他，还是把那只猫丢向他。经过审慎的判断之后，她决定继续抱着那只猫。

韦格瑞看到他时似乎并不惊讶。“怎么样？”他问。

莎娜用尽每一份决心。冷静地转身背对康席迪。席迪的声音保持绝对的正常，并没有丝毫的改变。“摄像机在清晨1点45分时失效。”他说道，“在那之前，一切都正常。昨晚8点时，那条项链还在盒子里，就像白太太和警卫的报告一样。清晨2点30分，摄像机功能恢复，显示一切恢复正常。

所以，那个窃贼显然是在今天凌晨 1 点 4 5 分至 2 点 3 0 分之间动手的。”

詹探长没有温过任何细微之处。“为什么必须花这么多时间？”詹探长说道。

莎娜必须望向席迪，他耸耸肩。“那是一个复杂的系统，必须要花时间才能打开。”

詹探长皱起眉头。“但是又没有复杂到可以难倒一个业余小偷。”

“我从来没有说过我是业余小偷。”

盖史丹接着说：“你最清楚那套系统的里里外外。”

史丹的神情冰冷，席迪却用友善的笑容响应他：“当然应该清楚，是我设计的。”

爱莉回到莎娜身边，并抱起那只猫。“这都是我的错！我知道我不应该让那条项链离开我的视线。我应该把它留在这里，跟我在一起，如果我没有把它放进那个保险柜里，现在就不会发生这种事情。”

席迪走上前，神情严肃。“你显然是对的，白夫人。我必须负起全部的责任，毕竟，是我说服你把项链放进保险柜中。”

“不错，”史丹冷冷地说，“就是这样。”

莎娜变得僵硬，白爱莉则是满脸的困惑。她轻抚那只猫，它也对她低声咆哮，就像它对莎娜那样。爱莉轻声抚慰那只猫，抬起头望向席迪，在泪眼中绽开笑容。

“我知道你只是做你认为最正确的决定，所以，这都是我的错。但是……”爱莉充满希望地望着他，“如果你可以在午餐之前找到它，我一定会非常感激。”

席迪朝她绽开笑容：“我会尽我的最大努力。”

他转向其它人。“各位先生，我认为我们已经打扰白女士太久了。我们可以到我的办公室继续调查吗？”

那些男人离开时，莎娜一心只想跟随他们，但是，等她安慰过白太太和那只猫之后，走廊里已经空无人影。

席迪的办公室敞开着，莎娜走进那场激烈的讨论中，但是，她的第一眼还是扫向办公桌前方的地板。敞开的窗户迎进海风，而且席迪就站在窗前，就像昨天那样……凝视着她，阅读着她的心思。

“我觉得，已经可以结案了。”史丹的声音很大，足以把莎娜的注意力拉回现实。

“你为什么要浪费时间？最主要的嫌疑犯明明就站在那里！”

韦格瑞厉声说：“我觉得你已经说够了，盖先生。”

盖史丹转向他，愤怒地板紧下颚：“韦先生，我已经在这家饭店担任近 20 年的安全部门主管。我认为你应该重视我的经验，了解这个情况的严重性。我的经验正告诉我，只有一个男人能够偷走那条项链，而且你们都知道我指的是谁。”

可怕的沉默降临，令每一个人的心跳似乎都停止了，韦格瑞的神情不安，詹探长的神情严肃。莎娜的视线转回席迪脸上时，发现他仍然沉思地望着她，好象没有听到盖史丹的话。

“那个男人是名闻道速的窃贼，”史丹继续理直气壮地说，“他是这个行业中的翘楚。他说服你采用一套最完美的安全系统，好让他可以控制一切，对不对？事实上，他正好可以利用这个机会，得到他所要的。而且，他的套

房刚好和白爱莉在同一层楼，这岂不是更加方便吗？他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监视她的行踪--甚至不需要使用高科技的侦测系统。我们都见过他昨天注视那条项链的神情，我的脑海中已经没有任何疑问--”

“好了！史丹，我们都了解你的意思。”詹探长好象有点疲惫，他望向席迪，“他说得对，这些都是疑点，你已列入嫌疑犯之首。”

席迪略微皱起眉头，强迫自己把视线从莎娜转向詹探长：“你们两位当然都很聪明，换成我，也会把我自己列为最主要的嫌犯。欢迎你们搜查我的房间。”

“我们已经搜查过了，”詹探长敷衍地说。

席迪扬起一边眉毛。

“你当然不会那么粗心大意，”詹探长继续说。

“我访问你，今天早上1点到3点之间，你人在哪里？”

莎娜瞪着詹探长，然后瞪着席迪，她无法相信她所听到的。但是，这本来就是不可避免的结果，不是吗？大家凭什么应该信任他呢？为什么应该相信他的话？

他显然已经了解自己的处境，并认命地接受这个即将套住他的陷阱，但是，除了莎娜之外，没有其它人看得出来。他的神情仍然保持平和，语气也没有改变。“我当然在睡觉，”他回答，“就像每一个规矩的人在夜里那样。”

探长点点头。“我相信没有人可以为你作证吧！”

莎娜在这个时候听到一个声音：“事实上，有一个人可以。”

那个声音是她的。

4个男人的眼睛都盯着她，莎娜朝前走近一步。“席迪昨晚跟我在一起，”她说，“整个晚上。”

4个男人产生不同的反应。韦格瑞的脸上只有震惊；詹警官则近乎沮丧地皱起眉头；盖史丹是全然的困惑；但是，只有席迪的神情，最影响莎娜的心情，而且他的神情是最没有变化的一个，只有略微板紧的下颚显示出他的愤怒。

“这……这并没有任何意义！”盖史丹叫喊着，“他可以事先动手脚，让那卷录像带按照他的意愿显示出窃案的时间。至于她的说词……”

“小心你的言语，盖先生。”格瑞低声警告。

席迪努力放松肩膀，再次把注意力转离莎娜。望向其它人。“盖先生恐怕是对的，孟小姐只是平白玷污自己的名誉。如果我要偷走那条项链，我可以做到把所有的证据都转移到完全相反的方向。但是，不幸的是--”他朝詹探长绽开笑容，“我并没有偷。”

“同样不幸的是，”詹探长补充道，“或者对你而言，应该称是幸运的，我们必须在掌握证据的情况下才可以抓人。所以，史丹，如果你只有这些，我们就必须继续调查。”

我会派我的一名手下协助你安排员工面谈。我希望能腾出更多的警力，但是并不容易，所以，我需要依赖你的手下协助搜查饭店的公共设施区域。”

说话时，他已经走向门口，其它两个男人跟随在他身后。韦格瑞转头说：“孟小姐，一起走吗？”

她感觉被席迪的视线钉住，即使她想移动，也无法移动。她的喉咙好紧，她的声音有点沙哑。“我马上过去。”

她感觉她的上司有点犹豫，但是，他终究跟随其它人离开并关上房门。

“你为什么那么做？”席迪的声音像冰块般冰冷。

“只是不想被人看透。”莎娜回答。

“谢谢你给你自己惹了一堆麻烦。但是，我一向有能力照顾我自己，绝对没有必要把你扯进来。”

莎娜走上前，用力摔他一个耳光。

他震惊地后退一步，完全不是因为她的力量，而是因为全然的惊讶。莎娜满意地看到冰冷的愤怒离开他的脸上，取而代之的是讶异与无法置信的神情。

“这是因为你昨晚没有出现，”她眼中喷出怒火，“至于要不要把我扯进来--我已经跟你纠缠不清了，你难道没有注意到吗？我认为我昨天下午已经表明得相当清楚了。

昨天晚上你到底在哪里？你怎么敢让我苦等一夜！”

席迪垂下视线，揉揉印着她手印的脸颊。“莎娜，不要这么做。你明明知道……”

“我唯一知道的是，”她僵硬地说，“我昨天晚上等你等了6个小时。在那段时间里，你都在做些什么呢？”

莎娜望进他的眼眸深处：“显然是在窃取那条项链。”

席迪注视她许久，感觉得到筑起的防御正在逐渐瓦解当中。她看来是如此脆弱、纤细，长发松松地垂至腰间，眼下浮现缺乏睡眠的黑影。她毫无化妆，但是，她看起来也坚强无比，她的小手紧握成拳，眼中喷出怒火。席迪了解，在碰到她在乎的事时，她比他坚强得多。这只是她崭新而刺激的另一面，她是如此难以抗拒，又是如此令他倾心。

他曾经对她说谎，他昨晚故意让她苦等，因为他根本不打算赴约。但是，今天早上她却来到这里，并且为他辩护、为他撒谎，或许使他免除一场牢狱之灾，该死的她、该死的他！他不应该让情况发展到这种地步，但是，他就是无法远离她……

他说：“莎娜，你眼前的这个男人在14岁时，就为了刺激而偷了他的第一部车子。

为了追求刺激和危险、为了获得欺骗的满足以及事后逃跑的快感，他继续这么做。这就是我，我就是这种男人，而你绝对不应跟这种男人扯上任何瓜葛。”

“你为什么不让我决定我自己的事情呢？”

“该死！莎娜，你难道不了解吗？你只看到刺激的一面--一个生活在边缘、但仍然没法站直身躯的男人。你难道看不出这表示我随时会失足？你以为我已经改邪归正，有时候，甚至连我都以为自己改邪归正了，但是，那是真的吗？只要稍有闪失，或者一个我无法抗拒的诱惑，我就有可能回到从前，而且我永远不知道那个诱惑会在何时降临。

我永远不知道我是否能够脱身，或者会回到我真正擅长的行业中，你永远也不会知道，所以，我绝不可能属于你的世界，这就是我昨晚为什么没有出现的原因。”

“你昨晚没有出现是因为你害怕。你利用你的过去来吓走别人，阻止他们接近你，让他们提防着你、不信任你。既然没有人相信你，或者依赖你，你当然不必为任何人负责，你只需要管你自己，对不对？你一向有逃走的本

领。但是，在你开始留意到我会信任你，而且能接近你时，你就吓破胆子了。所以，你必须确定我不会信任你，而且差点害你自己被抓进监狱里！好吧，猜猜结果如何？席迪，没有人可以告诉我：我能或不能感觉什么，或者我能或不能信任谁，即使你也不例外。这就是我为你提供昨晚的不在场证明的原因--只是要确定你知道我不会那么轻易被吓走。”

说完后，她转身准备离开，最后并愤怒地转头看他：“还有另一件事。你根本不必担心你会无法抗拒诱惑，昨天你已经做到了--在你握着那串项链又交还它时。你或许能够继续说服其它人相信你是一个坏胚子，但是你永远骗不了你自己，你不会再相信那个假象，我也不会。”

她用力摔上房门，几乎震落挂在墙上的一幅画，而席迪只是在那里停立了许久，瞪着那扇紧闭的房门。他开始沉思，困扰地皱起眉头，然后他转过身子，走向窗户，凝视着外面的大海。

第十章

那天的时间像噩梦般度过，下午4点时，莎娜感觉自己仿佛置身一场暴动中。这场暴动影响着每一个部门，每一个人。虽然韦格瑞是个负责的人，但是，莎娜似乎也有做不完的事情。

莎娜在危机中通常最能发挥潜能的能力。以前她总是能安然地度过危机，从来不允许自己怠忽职责，但是，今天，她发现自己一败涂地。她就是无法胜任这项工作。

詹探长曾经告诉她，这种案件如果不能在6个小时内破案，要解决它的机率就会愈来愈小。如果那条项链已经离开这座岛屿，那么，破案的机率就更是微乎其微了。现在，它或许已经被解体，想到这里，莎娜就觉得自己快生病了。

她并没有时间随时了解调查的进度，因为她必须忙碌地应付愤怒的员工和惊慌的客人，无数的电话不断地涌进来，每一个人都想知道这个地方为什么突然挤满穿制服的警察。她还必须辟谣，告诉大家并未发生谋杀案或传染病。她说服大厨师不要在午餐的忙碌时段离开工作岗位，她也和一个非常富有的小开交谈，请他不要取消他为家人预约的房间。

事实上，她是在心碎的情况下设法完成这一切的。

她没有得到席迪的只字词组。就她有限的听闻，现在他或许已被警察铐住双手带走了。她并不确定到底期盼什么，但是，那天上午对他表白真情之后，她确实应该获得一些回报！他一定有话要对她说吧。他必然有所感觉。

难道，根本没有？或许她完全看错人了。或许她最好还是把狂野、卤莽和冲动的行为留给她父母和姊姊那种人，他们比较清楚应该如何应付它们。这不是很讽刺的事情吗？在她首次也是唯一一次真正冲动行事时，就获得这种结局：爱上一个错误的男人？

白爱莉一面哀悼失去的项链，一面享受这份难得的刺激，毕竟，那条项链已保了全险。每隔半个小时，她都会设法从调查中心打电话给莎娜，告诉她最新的发展。韦格瑞、莎娜和警方也都费尽唇舌，设法阻止她告诉无数

的朋友有关这整件事的来龙去脉。

莎娜的心情愈来愈低沉。她没有办法一肩揽下，也不想揽下所有事情。这些都不是她的问题，她再也无法应付它们了。

所以，在七点时，她拿起皮包，锁上办公室的门后离开。

“打电话给总机，”她告诉秘书，“告诉他们不准把任何外来的电话转给白爱莉，也不准让她打电话给饭店外的人。”

何莉睁大眼睛。“可是你不能--”

“我能，而且我也打算这么做，”莎娜厉声地说，“这是唯一能够阻止她东家长西家短的办法。如果她的闲话引来新闻界的注意，我们就永远找不到那条项链了。”

她的秘书再次瞪着她：“你不认为.....它可能还在饭店里吧？”

“或许不在了，”莎娜疲惫地承认，“但是我希望它还在，我们才有较多机会能够找回它。总而言之，告诉总机，孤立白太太一个晚上，告诉她机械问题，他们正在设法修复。这是我唯一能做的事情。而且，如果我不趁现在离开这里，一定会整个晚上被困在这里，所以，我要回家了。打完电话后，你也回家吧！”

“谢谢。”何莉已经在拨电话给总机了。

莎娜按照惯例从前门离开，但是，有一个警卫挡住她的去路。她赞许地注意到史丹至少还够聪明，他没有派一大堆穿制服的警卫在大厅里。她朝那个年轻人点点头后，就想绕过他走出去，但是，他再次挡住她的去路。

“小姐，你不是想离开这栋建筑吧？”他略带犹豫地询问。

她瞪着他：“事实上，我是。我每天至少都要离开这里一次。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

他不安地望着她。“对不起，小姐。我奉命不准任何员工离开这栋建筑物。”

“你知道我是谁吗？”

他看起来更悲惨了，他从她的名牌得知她的身分。“对不起，小姐。但是，我接到的命令，特别是指名不准让你离开。”

她的怀疑与愤怒同时生起。在忙碌了一天之后，她最不想碰到的就是这种事。“是谁命令你？”她问，“谁下的命令？警方？盖史丹？”

“其实.....这个命令是来自康先生，如果你有意见，我可以打电话给--”

但是，他根本没有机会说完他的提议，因为莎娜已经怒冲冲地冲向电梯了。

抵达3楼时，她的愤怒并未降低，这一层楼仍然与先前离开时同样紊乱。白爱莉的房敞开，莎娜经过那个房间时看到两个人进去，3个人出来。埃及艳后在走廊里吃3盘剩菜。莎娜听到爱莉尖锐的声音从里面传出来：“你是什么意思，你无法接通电话？”

无助与沮丧的感觉更增添她对席迪的愤怒，她大步走向他的套房并用力敲门。他没有立刻开门，她再次用拳头敲，并大声叫：“康席迪！开门！”

她准备再次敲门时，房门倏地打开，害她差点失去平衡。她后退一步，她怒视他，大步走进去。

“你到底在干什么？”她问他，“你疯了吗？我真的希望你不要以为你能永远扣住这家饭店的人做为人质，因为迟早--”

“其实，”他坚决地关上房门，“我只想扣住你一个人。”

莎娜倏地转过身子，更气愤的话冲上她的唇，但是，她注视他时，那些话却消失无形。他的衬衫袖子卷起，黑发凌乱，胡须出现，但是，他看起来却更加性感，甚至性感地足以抹除她所有的愤怒，使得她的思绪完全中断。不过，夺走她呼吸的不只是他的外貌，还有他的笑容，那温柔至极又带点神秘的笑容完全吸引住她，使她无法抗拒。

莎娜站在原处，戒慎地注视他走近。

“我答应过要带你去冒险，”他提醒，“我还没有履行我的承诺。”他把她拥进怀里，莎娜感觉自己开始融化。他的手指覆住她的颈，他的脸逐渐移近。她的每一个细胞都开始投降了。

忽然，莎娜越过他的肩膀看到一个东西，半开的抽屉里有一个闪闪发亮的东西。她立刻知道那是什么。

白爱莉的项链。

莎娜粗暴地推开他，走向办公桌，她的心在胸膛里猛跳。一个微弱而无助的声音在她脑海中叫着，不，不要这样！另一个声音则严厉地叫道：当然是这样，你这个笨蛋，你早该知道不应该信任他！你早该知道……

她用力拉开那个抽屉，取出那条项链。

钻石在阳光下闪闪发亮，翡翠折射出绿色的光焰。这份慑人的美似乎在嘲弄她，但又用魔咒困住她。她的喉咙子涩，她的身体无法动弹。她只能凝视着，感觉无助无望，席迪走向她。

他终于在她面前停住，她相信他一定听得到她的心跳，因为他们相距如此之近。他的存在似乎已经吞噬她，他的热力和气味袭向她。

她仰头注视他，希望看到某个足以解释一切的神情，或者至少看到他露出懊悔、哀伤、羞愧--类似这样的情感。然而，她没有看到这些，只看到一份戒慎的等待和一份惊异的好奇。

“我不相信，”这并不是她原本要说的话，但不知为何她却冲口而出，“我无法相信你会这么做。”

“相信我做了什么呢？莎娜。”他谨慎而防备地问。

“你该死。”她的声音颤抖，她必须握住那条项链，才能防止它摔落地面。

“天使，你不会真的认为我偷了这条项链吧？”席迪柔声地问。

莎娜无助地发愣。她怎么能不相信呢？这个男人是职业小偷，她已经人赃俱获，她当然相信是他偷的，可是……

她叫道：“看在老天的份上，席迪，你到底期盼我怎么认为呢？我不要相信，我希望我不必相信--”

“那就不要相信。”

他伸出手，松开他的手指，她无助地任他取走那条项链，狂乱地思考着。“听我说，”她说，“或许还不会太晚。只要我们能够把它放回她的房间，你知道白爱莉有多么粗心大意，如果我可以拖住她，你就可以--”

他绽开温柔的笑容：“你愿意为我那么做吗？”

“席迪，求求你！”她喘息地退开身子。他解开那条项链的绊扣，好象要把它戴在她脖子上。“你到底在干什么？”

“我是想要略微弥补我从你身上偷走的所有东西，”他柔声回答。

莎娜的膝盖发软，她的头好象在旋转，他抬起手臂，把那条项链戴在她的脖子上。

那些宝石带着他的体温偎向她的肌肤，而且轻得令人讶异。

莎娜无法移动。“席迪，这并不好玩。”她设法发出粗嘎的声音，“我们必须要在没有人发现之前，把它送回原处。”

他的笑容加深。“放轻松！”他向她保证，“除了我以外，没有人会要这串项链。”

“它只是玻璃赝品，”他告诉她，“他们恐怕还没有找到那串真品。”

莎娜瞪着他，他眼中的笑意是如此真诚。在那一刻，只有在那一刻，她动摇了。他说的是实话吗？如果她发现他不是，她以后还能活下去吗？片刻之前，她曾经愿意为他撒谎或欺骗，并成为他的共犯，协助他在其它人发现之前，把这条项链送回白爱莉的房间。但是现在，在他宣称他的无辜时，她怎么能够怀疑他呢？

然而，她终究是相信他的，因为她爱他，要相信他，而且要求永永远远地相信他。

她沉重地跌坐在一张椅子上，手指握住她脖子上的宝石。她沉默许久，因为她根本无法说话，这段时间里，她感觉到席迪一直望着她，他一定在猜想她对他的信任到底有多深。

她终于低声说道：“我真想掐死你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吓我。”

席迪放松下来：“那不是我想象中的反应。”他抬起手，捧住她的下巴，抬起她的脸。他的眼中闪亮着温柔与爱慕的光芒。“戴在你身上看起来好美，”他说，“这样才像一件艺术品，真正的艺术品。”

莎娜有点害羞地摸摸那假项链，感觉自己的脸因他的赞美而发烫，她的心跳加快。

“席迪……”

他的神情变得严肃。“我很抱歉让你担心。天使，但是，我不让你今天离开这里时，以为……，以为我不在乎。”他垂下视线，“我不确定以前曾经有任何人这样相信我。”

“我不能不相信你，”她柔声回答，“因为，我爱你”

他的眼眸再次迎接她的。他的手往下移动，覆住她的手。“你今天上午所说的一切都是对的。昨天晚上，我故意没去找你，我想如果你从一开始就发现我有多么差劲，就会比较容易接受这个事实，我也会比较容易脱身，因为我已经要爱上你了。不对，我收回这句话，我实在已经爱上你。而且是无法自拔，愚蠢地坠入爱河……这是我做过的事当中，最危险的一件了。”

莎娜不知道究竟是谁首先采取行动，但是这并不重要。他们自然地倚偎在一起，就像沙滩与海浪、天空与大地。莎娜抬起手臂勾住他的脖子，他偏下身子，拉她站起来。

然后，他们的唇相遇。晕眩与热度淹没他们，席迪抱起莎娜，把她拥进怀里。

午后的阳光穿透窗帘射进来，在墙上绘下移动的阴影。

他们再也没有保留，完全挣脱所有束缚。全然的满足在他们体内涌现，洋溢在他们之间，震撼包围他们的世界，并将他们结合在一起，永远结合为一体，永远。

他们的心跳和呼吸终于开始恢复正常时，莎娜抬起枕在他肩上的头，喃喃说：“我们真的必须停止在上班时间做爱。”

她赤裸地躺在他的怀中，全身只戴着那条项链。席迪莞尔一笑，因为这是他首次注意到她还戴着它。他小心翼翼地拨开她脸上湿发，赞叹地欣赏

她的美丽。

“谁需要翡翠呢？”他轻声说，并亲吻她的唇。“至于我们的行为……”他亲吻她的左须。“我不能保证我能够完全戒除，但是，我可以向你保证，这绝对是最后一次利用上班时间。如果我料得没错，这将是我在波旁饭店里工作的最后几个小时。”

莎娜用手肘撑起身体，困惑地望着他。“席迪，你预料会有麻烦吗？有什么让我该知道的事情吗？”

他用食指轻触她的下巴，并绽开笑容。“你指的是除了被你迷住之外吗？我已经完全被你蛊惑，而且你已经完全改变我的人生与一切。”

莎娜忍不住绽开笑容，即使她本想保持严肃的神情。那条价值200多万的项链至今仍追寻不获，并不是件小事，但是，对莎娜而言，席迪凝视她时，那闪闪发亮的眼眸才是真正的大事。

“这就是我喜欢你的原因，”她回答，“和你在一起，生活永远不会无聊。”

“我可以保证永远不会让你失望。”他再次亲吻她，一股缠绵的温柔为激情的余烬注入崭新的生命。“我希望这是许多保证中的第一个，”他柔声补充，把她拉回他怀中。

“安全系统已经设计完毕，窃案也将水落石出。在你抓到小偷之后，我的合约就履行完毕，饭店不会再需要我的服务了。”

她再次用手肘撑起身体望着他，好奇心骤升。“你是什么意思呢？窃案即将水落石出？你知道某些事情……等一下，你已经拟好计划！你要用这个复制品去抓那个小偷？”

“答对了。差不多是展开行动的时候了。”席迪平静地回答。

“你是什么意思？差不多是时候了？”她无法置信地提高声音，“一整天，这个地方都像座疯人院！你现在却告诉我——”

一个沉重的东西落在她的腿上，把她吓了一跳，也打断了她的疑问。她看见埃及艳后正怒视着她，并发出威胁的低吼声。

“哈罗！”席迪伸出手，轻搔那只猫的耳后。“它从哪里来？”

“它在走廊里找食物，”莎娜不耐烦地说，“它一定是跟在我身后跑进来的。”

“好吧！”席迪轻抚猫的下巴，“我们最好送它回家，你同意吗？”

“席迪——”

“原谅我，天使，但我必须取回它。”他俯下身子，解开莎娜头上的项链。“我保证，这是最后一次。”

莎娜无法置信地注视他用那条项链缠绕那只猫的脖子好几圈，并安全地系牢，好象为它戴上一个项圈。“我并不是有意卖关子；”他边弄边解释，“我知道白太太有一条复制的项链，保险公司坚持她必须那么做。他们的用意当然是她戴复制品，而把真正的项链锁在保险柜里。但是，我们都清楚她对这种事情的反应。我必须等待复制品到达这里之后，才可以展开我的计划。”

他放开埃及艳后，它轻快地跳到地板上。席迪站直身躯，开始穿上他的衣服，并抛给她一个笑容。“真正刺激的行动即将展开，而且我已经为你预约好最前排的座位。虽然我非常喜欢你这身打扮……”他的眼眸慵懒地浏览她的娇躯，她又开始兴奋起来。

“但是，你或许应该考虑换个比较适当的装扮。”

5分钟后，莎娜边穿鞋子边跳着走，匆匆地随席迪走向房门。事实上，不管是谁，只要注视她的脸庞，就会知道她跟席迪做过什么事，不过，她为什么应该隐藏这件事呢？

“看在老天的份上！”她喘息地抱怨，“干嘛走这么快？你已经等待一整天了！”

“多年的工作经验至少让我学会一件事，”他回答，“时间和法律都是不等人的。”

他抱起埃及艳后，补充道：“詹探长的工作时间是8个小时，再过10分钟，他就要离开这家饭店了。”

他打开通往走廊的房门时，莎娜紧紧跟随在他身后：“你到底想怎么做？你的计划是什么？”

他把埃及艳后丢进走廊里。“去吧，乖猫咪，”他轻声说，“去找妈妈。”

“你在做--”

“嘘！”

为了确定莎娜会服从他的命令，他用自己的嘴覆住她的。

从另一间套房里传来的尖叫声结束了他们的吻，他们当然知道那声尖叫从何而来。

“埃及艳后，亲爱的！你找到它了，你这只美妙的猫咪！你找到了！”

席迪打开一道门缝。莎娜挤向他，也想偷瞄一眼。

套房里的人涌向走廊时，席迪满意地点点头。

“我们给大家几分钟时间，让他们赶来这里，好不好？”席迪说。

“我不懂，”莎娜回答，“白爱莉难道不知道那是复制品吗？你没有告诉她吗？”

“当然没有。你会信任她，并告诉她这种秘密吗？我是私底下找她的秘书办这件事的。”

“可是，为什么呢？你为--”

他转过身子背对着门，用一根手指轻轻按住她的唇。“我的计划是，”他告诉她，“让那个小偷以为项链已经找到了。然后，他一定会立刻去检查他藏东西的地方，然后我们就紧紧地跟随在他身后。”

莎娜睁大眼睛，低声说：“这真是冒险。”然后，她紧紧地抓住他的袖子。突然紧张起来，“不会有任何枪战吧？”

他绽开笑容，很快亲吻她一下。“我真的好喜欢你，”他再次转向房间。

“可是，你怎么知道应该跟踪谁呢？”她挤近一些，设法得到了一个较清晰的角度。

“进进出出的人那么多。”

“天使，”他耐心地回答，“我们已经知道那个小偷是谁。事实上，我从抵达这里的第一天就知道了。你真的认为我会设计一套那么糟糕的安全系统吗？在主要的摄像系统被破坏之后，备用的摄像机立刻发挥效用，我们已经录到所有细节--只忽略了一个小节：他把那条项链藏在哪儿。”

莎娜瞪大眼睛望着他，“这就是詹探长没有逮捕你的原因！”

他绽开温柔的笑容。“你今天上午的牺牲真是毫无代价。我已经让他看过那卷录像带，但是，为了饭店的缘故，当然也是为了白爱莉--我们决定先用我的计划取回那条项链，然后再抓人。”

莎娜的头开始旋转。“可是--到底是谁呢？谁偷了那条项链？”

“就在那里，”席迪悄声说，要莎娜注意那个正走向电梯的男人，“就是那个人。”

她目瞪口呆地瞪着那个人，电梯门关上，席迪抓住她的手。

“走吧！”他说，拉着她走出去。“我们必须去抓一个小偷。”

“但是我不懂。”跑下两层楼之后，莎娜已经上气不接下气。“为什么？像他这样的人为什么会做这种事情？”

“你们从来都不知道他有豪赌的恶习，”席迪悄声道，打开服务生使用的楼梯门，从门缝里窥出去。“但是，他最近才开始失控，所以才会有那些窃案发生。至于那条项链，我不认为他本来就有这么大的野心。他或许根本不知道应该如何处置它。我猜测，他的动机里，有百分之八十是为了证明他的能力！这种情况经常发生；而另外的百分之二十则是为了让我脸上无光。只要能够把我赶走，他就可以在接下去的旺季中，更容易地继续窃取财物。”

“真是令人无法置信。”

他抬起手示意她安静，并悄无声息地关上门，从口袋里取出无线电通话器，对着它说：“好象是在西厢的锅炉室里，他刚进去。”

他关掉无线电，把它放回口袋里，然后转向莎娜，明亮的目光灯照亮她的脸庞，莎娜从未见过比他更英俊的脸孔。

他眼神平静而严肃：“莎娜，我还必须感谢你另外一件事。今天上午，你说过当我把那条项链还给白太太时，我就已经通过考验，你完全说对了。我不知道如果你不在那里，我是否会有不同的做法，但是，如果没有你，我就永远不会知道我会怎么做。我猜我真正想说的是--你不但相信我，更令我相信我自己。”他伸手捧住她的脸，用食指轻抚她的颊：“你会如何感谢一个为你做这种事的人呢？”

莎娜朝他绽开笑容。“我会仔细考虑，”她回答，“我保证。”

片刻之后，他难舍地放开手，转回去面对那扇门。“你最好待在这里，”他低声说，“只是为了预防万一。”

“噢！不行。”她挤向他，“我要待在你身边。”

他转头准备跟她争辩时，她顽固地说：“你答应过要带我去冒险，记得吗？”

他呼出一口气，苦笑一下：“我记得。待在我身后，而且保持肃静。”

他们悄无声息地穿过走廊，再走向锅炉室。厨房距离这里并不远，他们听得到锅炉运转的声音，还有说话声，但是因为隔着好几道门，所以还是听不清楚。

席迪伸手扶住门把，质疑地看她一眼，好象在询问她是否已经准备好。莎娜点点头，感觉心跳兴奋地加快。即使活到100岁，她也永远不会忘记这一刻，这是他们携手合作的第一个案子。

席迪打开门。

盖史丹转过身子，脸上浮现全然的震惊。在他身边的架子上，有一个空纸盒，头顶上方的天花板被移走一块，他的手中拿着那串翡翠项链。

“非常聪明，”席迪说，“我们得花好几天时间才找得到这个地方，那时候，你早已经远走高飞了。”

无数的情绪瞬间掠过史丹的脸庞。愤怒、沮丧、恐慌……他做了个动作，好象要扑向他们，席迪立刻飞快地伸出手臂，挡住莎娜，把她推到他身后。

“不要轻举妄动，姓盖的，已经结束了。”詹探长的声音坚定地传来，令史丹冻结在原处。

詹探长出现在他们身后，他的两个手下走上前，用手铐铐住史丹。

“没事了，席迪，”詹探长一边注视他的手下边说道，“你这次表现杰出，但是，我要你知道，我永远不会把你排除在嫌疑犯的名单之外。”

席迪绽开笑容，伸臂搂住莎娜的腰：“你是一个聪明人，但是，你忽略了一件事。”

“哦？”詹探长特别留意席迪注视莎娜的神情，“是什么事呢？”

“我不再是独行侠，而且我已经永远改邪归正了，”他朝莎娜露出笑容。

莎娜把头偎向席迪的肩膀，开心地注视探长脸上的担忧与反对。

“探长，最好赶快习惯吧，”她忠告，“我有一个预感，你会经常见到康先生。毕竟，这家饭店的安全主管显然出缺，而我正是负责人事的人。”

詹探长注视她片刻，好象在确定她是不是开玩笑。最后，他嘟哝一声，转开身子注视他的手下带领史丹出去，另一个警察把装着项链的纸盒交给他。

詹探长打开盒子，取出那条项链对着光源。“我根本瞧不出不同的地方，”他说道，“拿去吧，席迪。”在莎娜震惊的目光下，他把那条项链丢给席迪：“一个小小的纪念品。”

席迪用单手抓住那条项链，绽开笑容。

“等你有时间的时候，过来局里做个笔录，”詹探长说完，随即跟手下离开那里。

“走吧，我们赶快把这条项链送回白太太的房间，物归原主吧。”莎娜说道，“只要想到和它相隔这么近，我就会紧张起来。”她拉扯他的手臂，怕他犹豫不决。

“其实，”他说道，“白太太已经取回她的项链了。”

莎娜后退一步，瞪着他手中的项链。“可是，我以为你说过另外那条项链……”她的视线从项链移往他的脸庞。“哪一条才是真的？”

他的笑容略带羞涩。“我先前大概有一点混淆视听。你不认为我会把一条价值200多万元的项链，留在任何人都找得到的天花板上吧？”

她的喉咙变得好干。“原来，你一直知道它在哪里？”

“我们必须当场逮到史丹，这是最重要的一点。”

莎娜费力地咽口气。“你让我戴--一条200多万的项链？你让一只猫戴那条项链？”

“你绝对配得上那条项链，”他向她保证，“至于那只猫嘛……”他耸耸肩，“还有待商榷。”

他抬起手臂，含笑把那条项链挂在她的脖子上。“价值是相对的事物，”他告诉她，“这是我从你身上学来的另一件事。”

莎娜虚弱地瘫向门框：“你真是不可思议！”

“我确实希望我是，我不想变得太好。”

莎娜发出轻柔的笑声，投入他的怀抱：“但是，我不认为这会有多危险。”

席迪亲吻她的秀发：“我们回家吧！”

她环住他的腰，和他一起走出去：“去你的套房吗？”

“饭店的套房不是家，至少--”他寓意深远地注视她，“我希望不必再住

多久。”

她假装在考虑，“有人帮你打扫房间哟！”她提醒他。

“可是你有一座花园。”

莎娜把头靠向他的肩膀，露出神秘而满足的笑容。“我的确有，”她说，“我们回家吧！”

（全书完）

